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十二

明 蘇伯衡 撰

碑誌碣

故元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邑公墓誌銘

故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上黨郡侯邑公諱涇字東伯括之麗水人考諱開宋府學教授元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上黨郡伯妣郭氏贈上黨郡君生於宋咸淳辛酉四月五日仕

元大德皇慶間尋自引歸後以子容德官秘書封承事郎集賢院都事卒於至正戊子四月二十六日壽八十有八明年十二月十九日祔于治平孝子陳茂元墓左公本孝子之七世孫國學上舍生諱儲者其生父也母翁氏於太常府君為中表兄弟公生八歲喪其父母時太常府君方教授於家往師事之見公器識異常兒自顧無子逆命為後以故公歿祔孝子墓仍以田六畝給孝子歲時薦享治命也葬後十九年容德陞三品加贈

今官階勲爵公雖早孤克自振勵儒書吏事罔不積練又氣岸魁梧音吐鴻暢達官貴人交相引重由郡列曹掾歷績溪龍泉兩縣典史調慶元路行用鈔庫副使年且五十矣一日喟然曰仕將以行道也不然則為養云耳今吾俯首下僚道之不行矣而吾二親又早見棄茍升斗之粟奚為哉遂謝事竟歸尚羊山水間惟日以教子為務諸子皆有材局而埜與容德慨然有志於當世出遊京師受知時宰薦之于朝膺受官使日近清光恩

寵之渥一時鮮儷詒𫷷其家租稅力役之征無有所與蓋異數也公被璽書顧謂家人曰朝廷遇我以優典為其能賢而已我獨不能彰上之賜乎于是推其有餘賑親故鄉鄰距其居三里有山溪焉架石為梁曰保安橋嚙於瀑水涉者以為病公為復之里有觀音院相傳孝子所重建歲久摧圮繕而新之割田四十畒入治平寺以贍其徒而崇道觀亦畀之田半於治平其于為義甚于嗜欲蓋以此終其身前配金氏累贈上黨郡夫人繼

薛氏子四人垚隱居行誼有公之風森慶元路儒學教諭埜卒官御藥院大使容德累官朝請大夫僉太醫院事㑹出也女二人適項順陳驥薛出也孫男二人嗣祖夔州府建始縣知縣階承事守文太常禮儀院掾史孫女六人婿曰山陰知縣張宣曰善慶曰兵部尚書世列門曰萊州府同知祝彥方之子金生曰某曰某曾孫男若干人曾孫女若干人公以羈孤三尺之童見器于太常府君而為之子不待程督早夜力於學問以材表見

薦有祿位雖髙尚其志早既閑放措諸事業不自其身
然義方之訓行于家庭諸子彬彬稱其家兒二仲競爽
出為世用致位通顯貤恩昭被疏爵侯伯不惟公食其
報而太常府君亦蒙寵光其於命後之志復何負哉而
况曾孫衆多克守先業又有若嗣祖者際今之聖時出
宰百里善於撫綏至於絶域亦愛敬焉則公之劬躬𦘺
後可見矣嗣祖懼夫潛德日逺日泯以伯衡嘗遴屬史
氏求銘其墓叙而題詩之豈獨以表公于不朽且俾來

裔知陳氏之為包氏而包氏之脩絶而復續皆自公始

詩曰

猗集賢公髫齔而孤來後於陳以姪從姑夙興夜寐不戒而飭博通詩書明習法律爰被推擇歷試大邦邦伯袖手仰其贊襄乃典縣幙乃司筦庫低徊歲月莫展其素喟然興嘆拂袖而歸蓄其所緼嗣人之遺詵詵嗣人克承公志發迹韋布通籍朝著帝謂予令由父之賢天書下貢賦役是蠲既蠲賦役褎封申錫爵則邦君三品

其秩亦既有子而又有孫仕於熙朝以政事聞人亦有言河潤九里維公之澤沛乎未已太史勒銘以焯墓門尚其來裔思厥本源

温州衛中左所千户馬公墓碑

洪武十六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平陽守禦武毅將軍温州衛中左所千户馬公卒於位享年五十有二嗣子良從治命擇地平陽縣萬全鄉鳴山之原而葬卜以三月十有七日前期奉狀請銘于前史官蘇伯衡公于律應

銘而良又以禮請烏得而辭按公諱俊字世傑姓馬氏高郵人祖重四府君妣顔氏考元一府君妣蔣氏公幼有大志身長不滿六尺而音吐如鴻鐘膂力絶人善騎射歲壬辰張士誠起高郵器公用為萬户使隸令平章潘公既而從渡江入姑蘇及士誠以姑蘇納款凡其下人授官有差公擢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鎮杭時元祚將終公無所施其材略嘗歎曰蠅不附驥不能致千里人不得所依獨能發名成業乎丙午冬曹國李公奉

詔取杭公遂率所部數千人出附曹國公嘉其誠立命
從攻崇德拔之進取嘉興回守富陽吳元年正月奏授
管軍千户十月從永嘉侯朱公平温州台州賞以鞍馬
尋分兵扼黄巖海口遂遵海夾擊福州既會大軍撫定
福州乘勝克延平汀州洪武元年正月從都督林公捕
海寇昌國之蘭秀山七月復從曹國公擊破閩溪青龍
等砦二年正月進階武略將軍戍陰華二月曹國公以
征虜副將軍北伐公統於指揮徐公以從略定錦州敗

江文清國公軍下惠州進擊大寧全寧遼河又下遂從攻上都八月援大同克馬邑與孔興脱列伯二國公軍遇合戰大捷逐之至黑河還次北平三年二月復從攻雲州敗敵于察罕諸爾之地以五月克上都應昌慶州六月取高州瑞州八月師還北平往援保昌而班師詔下以十月還戍金華四年二月賜文綺絹各八仍下制書世世承襲戍金華五年為洪武七年以平陽岸大海俾移戍馬至平陽與所長事繆侯美改築其城十年七

月換武毅將軍十四年十月處州盜吳達三等蔓延平陽西鄙公率所部出林來浦越龍潭襲破黄灣遂抵吳巖山吳巖山最號險絶中忽崖有穴若堂四面壁立萬仞賊衆據為窟穴公至其下親蒙矢石選勇捷者蟻附上奮擊竟夷之乇銀瓶寨以當其衝突分軍徼東溪剗彭坑鏺萬松林所向披靡征南將軍延安侯統大軍乃至雖分任諸將以公習地利常命為導凡破二十砦斬首千餘級賊平咸以功為最事聞有楮幣之賜踰年而

疾革端坐而逝一軍莫不洒泣初外舅陳元吉知公非常人延為贅壻其殁也公喪葬以禮養外姑三十餘年生事死葬一如其母外家無後挧庵外姑墓側并祠外舅有嘗與公同仕而失勢者每有以周之而妻其子以愛女性磊落喜延接賔友尊俎之間情文藹然配陳氏側室楊氏子男四人良玄庸陳氏出讓楊氏出玄早亡女四人長未行而卒次適周忠餘尚幼伯衡惟公爵列五品位冠一軍而爵位世及將與國家相與悠久其得

於上者侈矣非勞烈之茂何以臻此公嘗南踰閩嶠北涉沙漠轉戰萬里之外決勝兩軍之間豈無竒計遠略而平生未嘗以語人迄無得而稱焉是則可惜也欽惟聖上錄人之功雖遠不忘拔之千百戸之列而擢置環衛者累累有之貽被殊渥峻陟崇階人之於公盖有望焉而天遽奪之不尤大可盡傷乎然其所樹立固自有餘裕播以銘詩使千載之下知我朝千夫長有若而人一代賢材何其衆多也哉銘曰

於皇上帝祚我大明羣材挺生如雲之蒸小大將臣罔
匪人傑奔走輸忠光輔鴻業桓桓馬公鷙勇沈雄奮挺
大吒孰當其鋒始在偽吳韜其材略日夜引領以俟所
托文武李公問罪錢塘公率所部迎於道傍李公曰嗟
汝實余嘉余汝指蹤汝余爪牙公益感奮死以自誓既
拔崇德遂取檇李帖温定台朽拉枯摧廓其氛祲吳越
攸靖旋師而南夾攻七閩溟波浩浩不見其津視若平
地揚舲飛渡迺會步騎于城之下七閩載安凱奏而還

殲彼小醜蘭秀之山李公受詔戡定朔漠公屬櫜鞬或犄或角堂堂六軍百萬其羣奮不顧身莫與公倫黑河以西陰山以北何戰不捷何攻不克武功告成萬國咸寧推恩世及亦孔之榮皇鑒于古聿修武備剖符列戍星羅棊置維公所戍于彼金華里閭晏安有桑有麻平陽岸海國之重鎮孰克保障更以公任公入其疆增城浚湟寛是南顧如水有防辛酉十月盜起于括蠢蠢愚民煽亂竊發乃援桴鼓乃礪戈矛乃率部曲往斧其喉

何異泰山壓彼雛㝅列塞既鏟窟穴斯覆上將至止士馬不勞鐃鼓短簫獻捷于朝天子曰都内出楮幣騶騎星馳旌厥勞勩皇仁如天垂念有功凡百勲舊次第登崇曰公曰侯孰不公望啚不使年奄焉淪喪長城之隳殄瘁之悲爾軍爾民一是涕洟嗚山峩峩畢兹窀穸勲名不磨不在斯刻

故元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墓誌銘

昔有元致崇極於先聖凡厥子孫例得以布衣補州縣

學官以故平陽孔氏于時有祿位成功名者相隨屬矧公材德之優學問之邃文章之工出乎羣從而出身又特用曲阜子孫例補州郡教授孰不以遠大期之及起教授吳江年四十六矣又二年竟卒于官於乎豈非命也夫公卒于至治癸亥十月二十四日而以重紀至元丙子十月某日葬于新隴逮至正乙未十一月廿一日乃改葬管輿之源後二十有九年為洪武十六年伯衡客遊平陽其子克烈以其季克勛嘗同朝奉事狀乞銘

誼不得辭乃為之記公諱文栩字周卿孔子五十四代孫後唐同光二年諱檜者自闕里避亂來居平陽歴十世而至宣義郎漕舉進士伯奮無子以從兄贈承事郎任之第三子冑舉進士承信郎淮北提刑幹辦官貴明為子生釋褐進士廸功郎淮北路帥幹淇孫公之父也母夫人周氏公生而宋亡未成童刻意為學廸功府君器之使受經于鄉先生林公霽山學詩于安國張公湛江時兵燹後家無遺書諸經史露抄雪纂口誦心惟至

忘寢食比冠名已起矣杭為宋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乃以至大閒辭親出游若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公遍游其門而見聞益充造詣益深諸公亦喜為之延譽名聞于一時省憲二府若大明高公昉東平王公侯爭引拔之未及授官丁廸公府君憂未除丁太夫人憂服除署義烏縣學教諭以師道自仕士論翕然歸之縣達嚕噶齊瑪蘇繕為下誣構公言之分憲得釋其為上官敬

信如此秩滿黄公溍贈以言屬望甚至改池州路學正貴池縣學與豪氏争魚陂郡久不能决司憲乃檄公與楊主簿者按視豪民以公學官易之而倚重簿公詰之曰據文界淺水爾烏得梁中流立奪侵地歸諸學郡守以公先聖人後親信之而貳車與守不相能以公黨于守至詆以言公曰立于争地不去尚得為知機乎拂袖竟歸治園亭蒔花木日求四方賢士與鄉人之老者觴詠俎豆之間隤然與世相忘郭公貫在吏部趙公孟頫

在兵部雅知公相與推挽會龔封衍聖公思晦以薦牘上置前資特授以吳江之職階將仕郎則至治辛酉也視事伊始霖潦害稼贍學田租無從徵者凡三頃而閭丘知州必欲取盈公爭不聽則請于會府竟如公言免徵由是知州銜公日夜躡尋其過誤公樂育之政修出納之際慎且兩歲訖無所得江浙省臣聞公材名羅致為掾方治裝以暴疾卒公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先諸生具有成績平生篤恩義好施與宗族百餘口尊其

老者以禮懷其少者以忠直言正色舉宗推重之女兄歸潘氏女弟歸薛氏遣使候問相繼于途外祖周氏無後歲時祭掃其墳墓終身周窮振匱解衣推食于親故鄉鄰懇懇如也性尤矜嚴士行或不檢絶弗與往來人咸敬憚焉家廟在城西事多綿蕝聖像所御扆不稱制忽謀于伯兄建康録事貞卿改作高座工甫畢而大風雨挾海潮奄至平地深水六七尺而聖像以座高無虞衆服其先見娶陳氏先八年卒合葬新隴繼汪氏後二

十七年卒別葬南湖子五人克熈長林縣學教諭陳出也克烈克燕克勛建德路學教授仕皇朝歷侍禮郎清河縣知縣隴州知州汪出也克然興化路學正滕陳出也孫男四人希城希竦希在希至女八人伯衡悲公有其材有其時而無其命又愛克烈之能孝乃為銘曰

士之窮亨係其所遇乘時挺出或致富貴文宣孫子在元之世視凡庶士恩降數異繄公之生式逢盛際矧宏其中而彪其外才孚於人譽望攸萃謂宜奮飛翱翔朝著

四十八齡遽鎩其翅僅霑一命卒不大施雖不大施文猷克繼是謂能賢公乎奚愧昭明于上其藏在是銘闡其幽用詔來裔

故梅軒處士林君碣銘

林氏系出莆田闕下初遷長溪再遷平陽居平陽者非一族人因其所居地望為别而居嶺門者是為嶺門林氏嶺門之族始于宋其路帥府叅議遵至其子光禄大夫知諫院季倫而益顯以科目宦學相繼迭起沿于宋

季六世而得故元梅軒處士處士諱元彬字文卿生以大德戊戌正月三日卒以至正壬寅八月十五日葬以今洪武乙夘年二月十七日兆在親仁鄉茅竹里之原後八年嗣子世光屬前江陵路儒學正孔克烈爲狀請眉山蘇伯衡銘而勒諸墓上之石伯衡嘗適屬史氏紀德銘功其職業而考辭諏事又知處士爲厚德長者此而不銘將誰銘乃叙而銘之處士讀書務明體要不爲章句譤繞擇然後言暋然後交忖度然後許諾即許諾

巳百金不易也治家以法冠婚喪祭一本朱子家禮未嘗若流俗人惑浮屠之法修溪昏之祀性至孝其母以其父之沒也哭之過而喪明處士百方醫療榻于母卧榻傍以便奉承旦則抱坐堂上暮抱入卧内以為常頃刻不離左右自食飲以至便液躬扶持之凡二十餘年母乃卒處士治葬執禮甚哀戚與從弟平陽州學録元啓友愛尤篤無子命庶子悌為之後歳癸巳盜起犯縣郭處士率家人浮海踰青山之麥城辟焉中流大風

雨與波濤鬬勢欲壞舟同舟之人無不蒼黃號泣獨處
士凝坐自若神色不少變徐諭衆曰詎不聞諸死生有
命使命盡今日縱懼能生乎孰若安之爲愈頃焉風恬
雨霽舟獲登陸人人手加額曰此公至誠所格也明年
辟地新渡會癘氣作病者相仍里中不敢往來處士每
晨躬持善藥撫視之零丁者舁至家治之多賴以全絶
糧之家分粟賑之又明年歳凶賑之如初更設粥食飢
者所活百數十人而不自以爲德也寇平歸即故址築

室以居自是家事置不問日逍遥長林曲水間或援琴作秋鴻一闋翛翛然有塵外之趣見者疑為神仙云臨終寢疾諸子進藥却而不飲仰而笑曰藥能已疾亦能續命耶訃聞閭居巷處之人咸曰善人亡已吾將何賴相視泣下配藍田程氏邑右姓婦儀母道閑之有素而善綜理家務後四年年六十二亦卒寔丙午十二月十六日也其葬與處士同兆同日子男二人世光悌也女二人婿曰鄭天霖曰陳沂孫男二人長與直國子生釋

褐授廸功郎青州府蒙陰縣主簿次與方曾孫男二人公積公稹女三人尚幼處士高祖諱觔朝奉郎通判潭州府事曾祖諱仲覺正議大夫主管瓊州安撫司公事祖諱儼夫朝散大夫知道州事學者尊之曰怡堂先生父諱淥翁元建寧路儒學教授母鄭氏登仕郎大諠之女而梅軒處士自號也處士以賦性耿介不能與時推移有藴而不試隱約以終身然平生所樹立自足為搢紳歆慕彼富貴炳赫而枉已乜膏者雖庸人將羞道其

名失得果何如也與直起諸生有民社春秋甚富材學甚優而事業如方至之川人益知處士善慶之積于是乎在矣銘曰

處于家庭行乎懿也臨乎危難見何異也材而不仕尚吾志也施而不德行吾義也利乎其後固侈于籯金之遺也纘乎其先又何必析圭之貴也俯仰無愧優游卒歲於戲不圖見斯人于斯世也

元故廣德路平準行用庫副使郭君墓誌銘

至正四年十二月丁丑廣德路平準行用庫副使郭君貴權卒于家葬以十三年十二月己卯後三十年為洪武十六年其子孚拜且請曰先人葬已久而墓隧之石猶未有刻諸孤惟孚後死孚今年六十恐一旦不可諱無以下見先人謹奉闕之狀以請倘矜而賜之銘則先人不死而孚即死無憾矣伯衡感其言亟荅拜而不敢辭按郭氏世為平陽人最號鉅族與立君之名貴權其字也曾祖諱自中宋迪功郎祖諱宗昭不仕考諱元

春宋太學齋諭毋陳氏而君周出也生於宋咸淳己未三月四日㓜聰敏闕　有過人之志十歲母没又五年父遘疾醫者不能治語君曰汝不幸早失母令我又度不起汝將誰恃以立宜自力以底于成君涕泣露禱于天引刀刲肉于腹左脇右鬻粥以食父父疾立愈而初不之知也既而婢以言聞者嘖嘖稱其能孝踰年父乃卒君雖失怙恃煢然獨立而能自奮發力學里人游氏器之延爲贅婿由郡學生員吏于樂清于永嘉于

瑞安于温台運糧千户所歴太平台州慶元三郡闕曹掾既書滿署集慶路句容縣典史改信州路平準行用庫副使及調廣德丙年將六十矣喟然歎曰我為吏三十載未甞處人後以督漕至京師蒙賞賚甚渥所事二千石率皆中朝名卿不以吏遇我典句容慔咫尺臺察見謂廉能然諰諰刀筆簿書閒顓出不能以寸非命也邪夫仕將欲以行志列職筦庫志莫之行矣何以廬為哉挍牒竟歸初愛樂清佳山水卜居焉後以先世墳墓

在平陽留長子守樂清田廬而携幼子返平陽杜門端居厚自養以尊其生鬚髮班白而童顔不衰賔友相過不酣醉不聽其去賢大夫来涖平陽慕其典刑多禮于其廬閭以政事咨决君諏經據律開陳指導動中肯綮而慎重滋至從容一語未嘗及其私諸公愈敬重之優游事外囂然以樂隤然以委乎至順盖二十年餘年七十四而終臨終之際初無所疾苦氣息奄奄㐫然而逝娶游氏先二十三年卒男曰凱經筵撿討女曰寧適鄉

貢進士周尚德繼葉氏後二十二年卒男郎孚也學行
卓然前朝舉校官不就皇朝舉秀才以老不行孫男四
人寅錫勉南女三人婿曰樞密院經歷鄭晅曰真定史
公達曰闕
鄭彦東墓在西鄉童家原游氏葬樂
清茗嶼鄉東滁山葉氏祔君墓左三十步昔有元以吏
治撫諸夏富貴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以故豪傑之
士折而從之然得之不得有命孔子固嘗言之而不蹈
韓子所謂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幾何人也君以

有猷有為持文墨論議州郡間觀其在運糧所佐千户樂侯克敬㧑署募船立法監裵使後之人可以繼處在台州見器于守趙公鳳儀任以事不避繁劇而數平反疑獄在句容裨賛其令李允中以寛恕平易為施而政刑辟不施而邑以治秩满百姓謁臺司告留可以知其非碌碌之流而況積累任勞循序而進亦可以貴達然年未及謝奉身而去其賢于汨没而忘返者豈不相什百哉然則君之藴雖不克究于用而其志則可尚也已

銘曰

維材與時貴富之資有得不得寔命之為紛紛鄙夫曾不是思嘆老嗟卑百喙一辭君材孔碩靡適不宜而又有時大路載馳低徊簿書踰三十期匪我不武有物司之謝不待年卷而懷之高尚其志山硎水涯樂夫天命吁嗟庶幾欲知其人視此銘詩

黄景昭墓誌銘

君諱文明字景昭姓黄氏其十七世祖瑫與宋太史文

節公之七世祖玘從兄弟同自金華徙于分寧玘之後留居分寧而琡之子恵復自分寧徙剡恵之子褒又自剡徙諸曁褒生勝勝生衛尉卿振振三子長比部員外郎宋卿次正議大夫舜卿次承事郎晉卿宋卿生宣義郎充充生傳傳生宣教郎康時康時生良材良材生鎰無子以朝奉郎知鹽官縣事闓之玄孫新爲子闓乾道己丑乙科進士則朝請郎知浦江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汝楫之子正議大夫鉞之孫承事之曽孫也新生瑞

是為君之考妣吴氏君生于元之至大庚戌十月二十
日卒于國朝之巳亥五月六日以辛丑十月三日葬于
孝義里銅坑之原後十有九年其子鏞奉事狀請追銘
其墓余先是從鏞閱其家乘知其自剡遷諸曁之世次
思其先世榮貴文墨之赫奕觀其子孫長厚而衆多雖
曰德厚者流光亦由引而申之代有其人故嘗為叙其
事君之懿行有光前烈銘以示來裔又安得而辭君之
事親也以隻身綜家務内而生産作業外而應酬門户

服勞而不憚隨事諮禀而行一不以貽親憂其親喜曰吾有子矣家政一切寘不問而娛意杯酌親友過門輒留與飲飲輒窮日夜君左右侍奉往往不鮮帶天寒氷凍夜半取魚池中羞之以饋所以順適之者無所不用其情可見矣其待宗族也因仁壽庄田正其疆畔登其歲入之數籍長幼而時給之又為之規約俾後人有所遵守從父兄弟以乏軍儲至被榜掠禍且及其妻子君慨然曰鄉隣有急猶當相周況兄弟乎悉出金帛往代

之輸方國珍楊完者兩軍趨越郡人雖不安居其鄉固安堵無他虞而君遽率其族載其帑避之他所無何官軍狎至環鄉率技蕩狼籍惟君舉宗以先去免禍其撫鄉鄰也每歲發廪貸之散以春夏之交歛以秋冬之交不問豐凶不計多寡皆不取息有不能償者来歲貸之如故里小家以貧故産子多不舉君遇其産時例餽以米又若干名娩母米由是里中産子得不至不舉長吏延義士大修其學宫闔郡惟君一人赴之長吏好謂君

曰此役吾欺計費殊浩穰若挺身任之後得無悔乎君對曰世人傾貲崇飾佛老之居且猶不悔況先聖人之居乎縱傾貲以崇飾小人又何悔焉于是具竹木灰石瓴甓芻糧之類召梓人陶人攻金攻石設色之工棟梁榱桷之朽腐者易之陼陛壇壝之毀缺者完之屏幢帷幄之故獘者更之像設五色之漫漶者新之甫五月而南面之像侑食之容殿堂門廡齋舍之屬煥然一新凡用錢若干萬緡事見宗家侍講文獻公所為記此尤人

所難能者然此特衆人耳目之所及者他若行乎不見不聞者固無得而稱焉娶東陽曹氏婦德母儀冠于九族子七人長鏞也次鍊鋆鎧鑾鉦鏜君没時冠者纔三人餘或未成童或甫髫齓或在襁褓今皆克成立有孫男十二人孫女九人曽孫男二人同居不别籍内外雍穆略不見有間則其行脩于巳而化行于家又可見矣於戲黄氏之在諸暨自宋以來登科領荐以世賞入官以篤行著稱者彬彬焉衣冠蟬聯項背相望非積累深

厚何以臻此善乎史官宋濂氏之言曰衛尉仁及于鄉仁壽夫人澤加于宗族而其三子十一孫皆躋膴仕方朧之亂開府罄家財以贖俘者而其子登進士者五人特奏者一人自是與有祿食者終宋之世於戲令君之有德于族于鄉可謂侈矣其子孫有不食其報乎當知後之視君亦猶今之視衛尉開府無疑也銘曰

文獻之家寔難為繼有顯黃氏興自五季綬組簪纓幾四百禩維君嗣之克比克類不世其祿世其德誼人之

有急若疾在已振之以財如棄糠粃有廟有學君所獨治用錢鉅萬曾不為意紛紛鄙夫孳孳為利斬其先澤壽不盍愧君不多壽君多令譽前承後引綽有餘裕

敏齋處士林君碣

君諱均翁字彦祥姓林氏號敏齋其先自莆田遷長溪赤岸自赤岸遷平陽四溪宋初廸功郎𤋮又自四溪遷塗川六傳至主管誥院膺君之高祖膺生朝奉大夫知雷州珪君之曾祖珪生朝奉郎知烏江縣嵥君之祖而

諱其者其父也母吴氏廸功郎知江陰縣亮之女太常博士藴古之孫君生元貞巳未五月巳丑為人質直忠信非其人未嘗妄交家饒于財以錢貸人取息嘗從輕至正巳卯鄰不戒于火烟燄至君家君與其兄析翁出凡所質人金帛服用而巳斋不顧曰彼可燬此不可使燬也里人乘時或取粟其倉或取貨其樓君戒家人勿禁曰與其歸于煨燼無寧為人所有也陳明者取貨不已樓燬壓于梁木火焚其足矣君拔諸火中人益以為

長者歲庚寅入郡城得鹽引一十有六道元豐橋上俟
偵至日暮覔者終不至明日鷄鳴復往偵見一人徬徨
来往詢之曰我處州王文興也失鹽引覔之不得君出
諸懐中枚數而歸文興伏地謝曰微公寧尚可復得耶
甲午春兵火之餘癘氣流行死者相枕藉頼君予櫕而
收者五十餘人又二年寇復作環塗川之民被其毒尤
甚類皆乏食不能存頼君發粟而飽者七十餘家嘗有
佃人夫婦肩田租来入視其粟大半傷于火問之對曰

旬日前家失火盖藏一空僅餘此爾君聞之惻然遂捐其租加賑恤焉萬全石塘架石為橋其脩九十尺其廣得其脩二十之一而贏五寸丁酉之秋大風雨水暴漲壊焉君重建之不以煩里人又除四脚橋東驛通一百丈有奇車者無濟盈行者無側足相與誦美之平生輕財好施往往如此非學而能盖出于天性也晚年更築室東郊之外均橋之北率妻子居之居均橋二十五年年七十有一以至正乙巳十月壬寅卒遂以閏十月甲寅

葬章灣之原配應氏生于元大德丙午閏正月戊戌卒
于洪武丙辰九月乙巳而葬于闕年闕月闕日子男一
煥女一婿曰孔源孫男三人時昱旭女一人適陳諲煥
念其先人不有禄位隱居行誼而施及鄉閭澤在子孫
宜得銘以昭之失今弗圖後將無聞乃奉邑士劉東所
為狀來請余觀三王之世井地以居民而又教以任恤
之政與刑是以比閭族黨遂州之間其出入守望疾病
患難之際莫不以義相扶持如狀所云君于鄉黨隣里

可不謂能扶持之以義乎是雖生于千載之下猶三代之民也賢矣哉乃為銘曰

人之于財顧惜錐刀君視百金譬彼弁髦里閭吟呻彼若不聞君聞其聲若疾在身死資之櫬飢哺之粟拾道之遺已槖不宿道路之檝川梁不脩有司之責君職其憂拯災恤患肫肫其仁居今之世奚愧古人孰無鄉黨孰無緩急我銘其藏用勸凡百

張母林夫人墓誌銘

昔劉向傳列女一言一行之善無不録念女德之盛衰係家道之隆替昭德美樹世坊也以今所聞張母林夫人克事其父母奉其舅姑輔佐其夫成就其子又克守其志保其家于艱棘喪亂之際誠賢乎矣不有以發明之非惟其事將遂泯沒抑何以振起于斯人哉其子正奉表舅金滁之狀来請銘余以此不得辭也其叙曰夫人諱静真姓林氏世為平陽人宋奉議大夫太常寺簿鏜孫其曾祖考也祖考某考某妣徐氏夫人生于元大

德丁未十月十日聰慧淑靜女工之事不學而能家貧而孝特爲父母所愛擇婿得同里張仲達遂歸張氏治内事勤而儉處上下恭而和逮事其舅舅卅三老喜通賓客仲達嚮意于厨傳讌饗以悦親浩歌鼓舞盡醉極歡以爲常夫人治辦雖勞無厭倦之色其舅喜曰婦善事我賓客退而知仲達能盡子職夫人寔相之同辭稱之曰賢夫人歸仲達年十七後十七年仲達得癖疾荏苒一年夫人百方延醫治之至禱於神刲股食之終不

愈仲達瀆死語夫人曰我死後爾何恃以立其早擇所從無用以我屬意也夫人泣曰妾知君君顧不知妾耶縱君不有妾而使之他適妾忍不有君父與子而委而他適乎仲達沒後二年舅病拘攣夫人扶持之尤謹得美味必留以饋諸孫欲得食輒曰汝等食之日長汝祖食之日短也舅沒率其子行喪無遺禮巨室慕夫人之能因其所親請婚夫人怒罵曰我豈閭左無識者比而若出此言也我何獨不幸喪其天而使人欲奪吾志也

號泣不已絶所親不與往来日以教子爲務爲之擇師又爲招致善人君子與之處曰若父在義方有所受吾猶致其力而不敢懈矧今若父不在乎雖遭時多故家毁于寇而所以程督之者如初子曰思誠曰昭曰正後皆克成立好學而有文思誠洪武元年舉賢良擢將仕郎趙州判官有白金文綺之賜夫人與焉鄉里榮之昭優游田里而樂赴人之急切夫人得危疾百藥罔効正十三歲封股肉襍淳糜以食之乃愈後其兄卒于官正

走趙州負其骨以歸縉紳士僉曰非是母烏得有是子
洪武十五年春夫人疾病醫者以為不可療正猶刲股
和藥竟卒于三月二十六日春秋七十有六即以其年
十一月甲申祔于夫之兆鄉曰萬全原曰昆山子三人
即思誠昭正也女二人婿曰陳昺邵昇孫男六人祭㕄
堅真建孫孫女三人尚幼其銘曰
人孰無子孰若張氏厥子三人俱克有聞伯佐方州官
紀其能仲勇於誼季以孝稱惟子克肖猶母善教懿哉

張母為女為婦靡不盡道賢莫與夷相古貞淑何愧乎而㩔寔原美刻辭幽室擕其清芬為世作則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處敬年四十有四以病卒于濠之艎相山其孤之淳奉骨歸越祔于山陰縣承務鄉赤土山先塋之次而為狀授使者將圖其不朽于伯衡昔歐陽子深慨夫文之復古者難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于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

文可謂無愧千古矣亦既遭逢盛際而用之朝廷矣然未究其用以一眚之故至廢為耕民而困頓以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典冊遂使一代之詔令不能追還三代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不幸歟故于其死也凡知之者無不為之悲而至今論者猶為樂有賢材者惜焉伯衡知君時深安可使君賫志地下而無一言以白之君諱肅處敬其字也自號丹崖居士世為杭之新城人君之父始遷居越故今為越之山陰人曽祖文源祖

榮貴父應麟母汪氏君生有異質敏而克勤幼從鄉先生王菜山授毛氏詩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醫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資為古文簡潔而雅與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場屋之文特其餘事尤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君充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上春官省臣便宜授杭州路黄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君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近臣薦名至京師纂修禮樂書其夏擢

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其秋科舉法行預考南京貢士有織文之賜其冬扈從東宮拜英陵有襲衣之賜明年夏以疾失朝參例免官歸鄉後例謫佃于濠則癸丑之秋而君以是秋至瞿相山卒于甲寅十二月六日而歸祔以己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一之淳也強學能文克世其家女一人早卒孫女二人尚幼所為文十卷藏于家庶其不朽者在是伯衡無以加之矣銘曰

世所須而或乏駑駘以之駕馭材適用而不急騏驥不

免棄置故君之文足以華國而其身竟死于𠂤隷非人之能不能亦世之貴不貴也悲夫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

周公墓誌銘

至正乙未閩括之寇蔓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跳踉以相附和弱者不能自立于是四境之内胥而為盜者十六七浙東道宣慰使恩寧普來鎮溫求可屬任者僉薦公可宣慰問所以可者僉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場

鹽司令龍江書院遡其治所久廢無能葺公初至謁先
聖立勸灶戸新之柱悉易以石不半歲告成亭民項德
兄弟積為民患以賂結權勢前後場官少忤之輙遭反
噬公竟發其奸罪論如法海口之俗歲正月千百為曹
聚東郊擲石謂之禳祈傷支體不恤有司痛繩以法莫
能禁其来久矣公懸榜約束之無一人犯者其俗遂革
甫二年得羨鹽四千引以此知其可也宣慰曰即周司
令耶我習聞其人便宜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浙省左

丞特哩特穆爾至自台先是公以副元帥吳世顯政乖其方任用非人變在旦暮毒且及民詣左丞言狀請豫為計不旋踵而陳安國弑世顯其所任治兵于平陽瑞安者亦戕于賊悉如公言左丞由是嚚公倚公討賊安民給以糧五百石勉令就職人皆以兵以食不足沮公無行公曰父母之邦也受命立行隨以所給糧賑饑民曰事無急此不然皆盜也時平陽惟江南鄉阻江為塹鄉民自相團結賊不敢入境公以五月至江南屯自沙

禮致大家使輸軍儲設法募丁壯為兵而訓練焉民既用命軍寔具而兵日衆或請出師公不許人謂公怯公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重萬一失利損威重莫甚焉後將何以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于人寇至擊之未晚八月劇寇李師金翁瑞突入黄浦江公勒兵渡江迎敵賊大潰斬其馘百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乘利深入公不應俄大閱公堅坐不動徐自定取其首謀者斬以狥而申明紀律遂移屯逕川寇來薄我三合

而三捷復遣輕兵衝其後賊駭亂獲其酋金安三吴邦大邦大素健鬬衆之所恃至是獲之賊奪氣追北數十里殺獲甚衆獻俘于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師金翁瑞及他酋數十皆戮之而散其火伍歸農獨西溪寇恃括寇不下且請決戰斜括寇數萬直擣逕川公曰賊輕我矣今日必殄之部署其衆而下令曰勿擅動聞鼓聲則進望其白旗下多精鋭命士引弓齊發仆其執旗者鼓而進賊不能支自相蹂躪聲言勿殺我當投降許之張中

卿者即趨而前俯伏公撫而遣之還諭衆曰周知州知爾從賊出于廹脅不爾誅降無不宥不者擊爾盡乃已仲卿又感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意矣爭棄仗來降上功行省陞淛東道副元帥揔制平陽遂安丙申正月别寇葛兆出掠走之獲酋金龍十明年又出襲我覆之獲酋吴天雷等遂命弟誠德分兵擊下瑞安諸砦而歸其民黄宗雲等之辟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穴惟吴悌五遁之福寧王賢五

所括分院以誠德功聞于康里丞相授忠顯校尉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尋引兵趍象原以逼王賢五方置營而吴悌五領衆奄至誠德奮當其衝突吴悌五中矢其下負以走因其亂薙之僵尸數里未幾購得吴悌五併三恢酋鄭子敬送于閫省誅之經畧使在閫遣從事官工部員外郎曽堅分御賜酒勞之承制擢公行樞密院判官自是平陽之人安于耕鑿以供稅賦矣公曰外攘之功粗立其益嚴内治之修乎壁於州南五里而

鎮馬革蠹弊平訟獄布寬政行義役與民休息浚河渠若干里深丈有一尺廣倍之築海隄若干丈廣二丈崇半之又興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嶽行宫城隍祠廣福宫悉復其舊内而布教條外而修職貢使者咸出其途迎来送往禮無或遺雖廪無餘粟庚子夏閏京師旱遣弟紹德漕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衣一襲及上尊酒真授行樞密院判官階奉議大夫而官誠德以昭信校尉温州路揔管府判官紹德敦武校

尉同知平陽州事麾下士錫命有差當是時方國珍姪明善以樞判制溫公不為之下而明善忮公屢軋以舟師公屢却之然自念彼不有朝廷況有鄰州乎且彼據三郡而吾以區區一州與之抗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以故欲委他去聽民自為去就父老曰方虎狼也公於我等數年安全之一旦以遺虎狼忍乎公若終惠我等幸與之修睦公用父老言遣弟明德往謁拘留不遣辛丑夏遣都事張君錫漕貢如初天子益嘉之進朝列

大夫同僉行樞密院事降分院印明善舟人在直沽者欲奪印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營平陽瑞安公四面受敵激諸軍以忠義人皆感奮屢挫其鋒又遣沒人斷其矴纜乃觧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興童持詔來勞公乃遣都事蕭天瑞從詔使入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國珍侵軼乞注代天子覽表為下詔讓國珍仍有龍衣御酒之賜超拜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刻分省印使佩之以承德郎行樞密判官

官誠徳國珍被詔大怒調台慶温之兵来攻相持閲六月陰嗾公帳下林淳以厚利使爲應三郡兵攻其外淳應於内九月平陽陷執公及誠徳紹徳以去誠徳慴罵明善遂遇害剗其皮焉至死罵不絶口紹徳則縋以石而沈諸海送公國珍國珍甚禮公好語公曰省臺貴臣皆聽吾命公獨敢我抗豪傑士哉自今與公釋憾且仍爲叅政我所公曰我與爾有不共國之仇而與爾共事乎然國珍終不敢害公越三年王師取台度公與國珍

例遣赴南京後公以誠意伯劉基言得放還田里洪武辛亥大臣行邊者復遣赴南京其秋八月壬寅卒于南京享年六十有六後十月壻顧克敏歸其柩平陽以甲寅十二月甲辰葬於睦嶺之原公諱嗣德字宗道姓周氏平陽人宋江陰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永嘉郡伯汝臨之曾孫元累贈太中大夫河南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永嘉郡侯雷轟之孫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

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諡康恵應奎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嘉郡君祖妣翁氏妣游氏並封永嘉郡夫人妻顧氏封永嘉郡夫人次陳氏其婿永嘉陳聦奉事狀求伯衡銘其墓者我先君以江浙省左右司都事佐戎于括公無月不通問伯衡不敢以不知公為辭乃為叙而銘之銘曰

元運將終並母之邦自祖自稅大慝氏方海邦之民亦孔之痗頭箕會斂擢筋盬髓眷兹平陽于方只尺害歟

炎炎何以不及文武周公厥猶克壯天矜于民俾作保障公未至止豈無州牧鄰寇横行曽莫敢逐凡厥士女東竄西匿寢食不遑矧暇耕織公既至止奮其戎兵拓降討逆内謐外寧凡厥士女有室有家爾蓺黍稷我種桑麻相時倉廩榯然空虚謂公蹶蹶公則舒舒征從其薄刑用其輕追還舊觀百廢具興先聖之居明神之廬出沽之所棟宇渠渠憂彼水旱為民之病以畚以鍤河渠攸濬虞彼潮汐為民之患迺疆迺理作之畔岸維民

休戚係公存亡公構閔凶孰不痛傷昆山蒼蒼不崩不墜公功魏魏巍克類克對我釆民謡勒碑墓道無曰不顯終古有耀

故元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

鄭公墓誌銘

故元承德郎浙東道元帥府都事鄭公既沒之十有四年伯衡過其里其母弟前翰林撿閲朝端枉顧伯衡于逆旅俾銘公墓伯衡辭有行色而其壻郭珽且奉事狀

以來追惟先君昔仕閩閫浙省與公從兄朝元皆同時又内交公伯仲間契家之好施及後人詎不得終辭乃為叙而銘之叙曰公諱禮字朝美姓鄭氏世家温之平陽邑衣冠鉅族嘗推為首曾祖嗣僧宋宗訓郎知澧州安鄉縣祖善老宋太學上舍生考大珪元贈承務郎樂清縣尹妣陳氏贈宜人公美丰姿而負材學早被推擇為海道都漕運萬户府奏差遂署處州路麗水縣尉在官六月丁樂清府君憂哀毁累然不勝喪服闋起為松

陽縣尉改進義副尉泉州路安溪縣主簿調懷安縣主簿就陞本縣尹進從仕郎又轉承事郎閩清縣尹遷徵事郎漳州路揔管府經歴遂擢承徳郎浙東道宣慰使司元帥府都事時方國珍據慶元公義不與共事不上伊嚕布哈平章開省廣東便宜辟公爲其省檢校官而南行臺又奏公監察御史公知大事已去俱不赴漕運司奉差例入元帥府爲奏差始出官公督運至京師爲中書許左丞有壬焦叅政孝先識拔不限資格授以麗

水之職其在麗水也盜弭而民安松陽政如麗水而威惠尤洽在安溪以潔廉幹濟時為郡守長傒玉立孫才卿所禮重俾攝郡録事又攝晉江縣尹安溪之民詣于府乞還公晉江之民則乞留寇起安溪焚掠縣邪獨戒無犯公居署公募義勇擊定之又諭下南溪之寇其調懷安也未上會寇圍福城帥閫以公前在安溪能却賊委守北嶺屢以偏師挫賊鋒福城圍解與有功焉懷安當孔道咫尺憲帥二府動輙速訾素號難治公優為之

績用尤著在閩清亦以最聞又漕運軍儲二萬餘石輸之南行臺以故福建廉訪使郭興祖南臺侍御史拜住哥福州路同知鄭敀交章薦之惜夫公之志業未盡展而運去時移卷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則可無憾矣生於元大德己亥二月二十一日卒于今洪武庚戌正月十二日壽七十有二葬以卒之春三月十三日墓在豐山之原兩娶前張氏繼陳氏以贈以封並宜人子男一人剛泰以賢良舉今將仕郎真定府稅課司大使

女一婿即郭珽者瑞安州同知孫男二未名銘曰

顯顯鄭宗域莫與京蟬聯組綬大閈高閎暨公兄弟益宏厥聲公材既碩學又夙成仕途奮飛越自妙齡無試不宜綽有能稱亦既仕矣胡不大行昔窒者谷今嶄其陵冒進苟祿豈公之情功名節義孰重孰輕計其所獲孰虧孰贏生順死寧亦孔之榮欲知其人視我斯銘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爲婺著姓宋理宗世監察御史致仕太常少卿贈

忠惠公處一之弟處崇自義烏之鳳林遷浦江之深溪六傳至府君深溪地西直諸暨方諸暨未入版籍時竊僭者據之日尋干戈以相侵奪于其時大家挾老攜幼東西竄徙以脫一旦之命而宗祏骨肉不暇顧者皆是也王氏曾不怖焉顧乃率一家之衆篤爲孝友之行而禮儀之興遂抗衡麟溪鄭氏是雖善人君子天寔相之抑亦府君兄弟有必爲之志躬行之寔不以變故而易其慮挫其鋭也兄弟之中府君最少而先逝其墓有宿

草者今六年矣邦人知王氏能爲古人之所難而不知府君與有力焉爲善者何所頼乎其子勉奉陳禮狀来請銘此余不可不諾也府君諱士偉字誠之曽大父曰鑄大父曰元而曰澄號善淵處士與其弟汶同財共食者其父也府君善承父志以孝謹稱居父喪祥且禫矣哀戚如初喪日夜號泣目爲之病雖病目母寢疾猶自力至母所躬奉湯藥母止之曰汝二兒能孝汝婦子又能事我汝眊矣無用爾對曰子事父母服勤至死職

也烏得以疾而廢厥職哉終不敢退休私室寢處母之
榻前朝夕扶持者十年及母沒每哭輙頓絕仆地遂喪
其明奉其兄復之祥之愛敬怡怡如也事無鉅細不敢
專擅其妻之嘗裝亦不敢自有悉歸諸公帑曰先君臨
終之言在耳吾忍私蓄乎初府君之婦翁愛其女擇所
從得府君遂以歸之而其家素富厚而子幼其一旦病
篤悉以屬府君綜理其喪葬一遵禮制維持其户門而
撫其孫不啻若同氣比孫長大授以嘗業其孫畀府君

以其半府君訖謝一毫不取聞者無弗高之府君家居不急于營貲産日與二兄講論閑家之道而率之以身群子姓咸冠服聽受進退周還歛容正手跬步不敢肆性好施與歲祲輙白兄曰夫財積之非難積而能散爲難令年飢在他人猶當賙卹況鄰里宗族乎乃發廩賑之凡疾病而不足於藥䕶死喪而不克棺歛者往往資以財帛平生不識僞言僞行許人以諾雖百金不易比閭三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與之言可復也視紛華勢

利漠然不以屬意雖田夫里媼皆知其為長者嘗感危疾懃竭誠敬諰醫籲神而愈久之病滯下逾年在床蓐血糞淋漓懃日以手掬去君子不多懃之能子而謂府君善教云易簀之夕誡懃等曰我死後尔聽命伯父盡力生業無隕祖訓以貽我羞言未畢而逝洪武乙卯十一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有二遂以丁巳十一月十一日葬里湖山之原妻周氏諱淑和同邑人宋廸功郎端之曾孫女父愓母黃氏有柔嘉之德而克相成以道生於元之延祐丁巳十

一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五以辛酉二月二十二日卒是年九月八日合葬府君之墓子二人長即勲次恩女一人適張侃孫男七人涇浙淇溜瀹泳濤曽孫男三人楷櫃禱尚論人物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潜德隠于身而不試者則雖極其形容不足以盡之有迹者可窺而無迹者難知故也自府君言之行成于内而教行于家固無愧三代之民矣然廣于進取隠約而終其緼于内者豈易窺哉狀稱府君言行忠信器量巍博有濟用之

材而志不願仕有珪璋之望而氣不自滿有守而近仁
非禮與府君居同里且有連焉能知之若此歟是用備
述而繫以銘寧不有尚考其行而則慕其人者乎銘曰
王宗奕奕莫與京歷宋迄元甲乙稱合族聚居自皇明
處士善開君善承承之伊何日躬行孝于父母友于兄
入循規榘出準繩有孤三尺方惸惸君持其危扶其傾
田連阡陌金滿籯中分畀君君弗膺視之有若鴻毛輕
孰飢孰寒欲無生我周我恤出至情隣里猶尒矧宗盟

休哉化行于家庭長幼五世千指鼐息則同宇食同鋤合敬同愛不俟懲和氣盎若春陽升是亦為政聖所榮其生也順没也寧夫復奚憾不百齡墓隧宿草芊眠青發潛闡幽揭此銘世人骨肉不相能脊風可赧亦可興

竹坡處士俞元瑞墓誌銘

洪武甲子春予遊永嘉還麗水俞堅使人持狀來求製父竹坡處士墓銘前五年予友李叅議之季景中客處士所予過之景中為予言處士之美且曰其兄弟雖别

藉異居而通有無同休戚危酒醬肉不集不食怡怡然
略不見其有閒州里之間稱處士為有徳之人童孺無
異辭而學士大夫過門無不見禮者為之嘆曰嗟夫處
士不嗜仕進自放山林而力行乎孝友慈讓重然諾好
施與賑人之乏絶不計家之有無交於人不以其得時
失時疏戚緩急扣門未嘗計利害禍福為避就非所謂
有所不為而可以有為者乎越二年又過之館于其新
堂觴豆在列子姓奔走將事處士時感上氣疾且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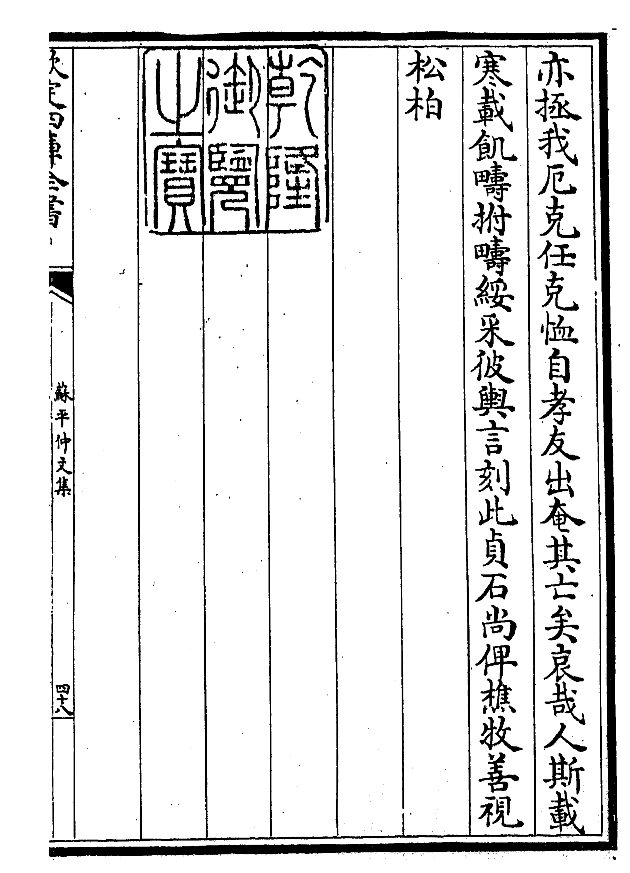
猶衣冠出相與揖讓酬酢殊欵洽又未嘗不歎其精爽有餘也去之永嘉一月而處士竟卒則壬戌之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距其生甲戌之歲得年四十九堅等以明年癸亥之歲十一月三日葬于里馬博源之山至是以銘為請余雅敬重處士而堅又好學有文何敢愛於言乎按狀處士姓俞氏麗水之俞源人其先有諱德者嘗為松陽教官教官生義義生至剛至剛生洣世業詩書而以積善稱寔生麟字元瑞是為處士也妣顔氏處

士内剛外柔而特以恭謹養親燠寒食飲之宜常足以得其歡心父歿擇北山以葬謁銘於翰林宋公濂刻諸墓上之石庶其有聞於來世戸門之務自任其勞而以逸遺兄若弟無始終一也至正甲午松陽青田縉雲盜附和起四出剽掠壓其境矣鄉民不知所為處士曰此烏合之衆利子女玉帛爾何能為之有團結以抗之可保萬全也衆唯唯少壯者扶携老幼者四湊至處士部署而申以要約羅絡内外聲震傍近盜卻而鄉民以安

當是時徽處士璟俞源數十里不惟侵暴不免且將胥而為亂其禍有不可勝者歲戊戌婺守將舉城款附國朝而括不下俞源介乎其間兩軍狎至不能居處士乃率家衆之城府居焉會越國胡公兵入城舉家駭散獨母後處士負母而逃得免于難兵發後家業蕩然遺田數畝而已歲飢鬻田市粟賑其里人至熟里人償之處士不受嘗東過齊魯西略秦鳳南遊閩越北抵幽薊所至問其名士而禮于其廬遇同州之人不能自歸者輙資

之使歸有賈于杭而蒙誣于官者賴處士貸之錢不庚死其人三年然後歸懷所貸来償息倍蓰焉處士曰亟反而息非我所望也里之真如寺殿堂門廡以至像設煥然聿新費出于處士者十三其于教子尤刻意歲求良師儒不遠數百里迎致家塾躬承事之使為子師以故諸子皆克肖而堅遂以文學有名縉紳間其為人大槩如此於戲在上而貴顯者未必皆賢在下而隱約者未必皆不賢是故君子之于人也不觀其用於世惟觀其

無愧於世處士撿身慎行而美名令譽表於鄉閭達於
士林亦既生順而死寧矣而可使無傳乎配潘氏温厚
儉勤處士家索而復裕其佽助之力居多子四長堅也
次珍次竒次希女一人未行孫男二曰景夔景權銘曰
我覯所在大家相望孰無小民聚廬其鄉慨彼小民於
厥大家面譽背詈靡間邇遐君在桑梓何修何施方其
生存小大環歸及乎淪逝會哭如市久而益悲是就之
使人亦有言君古仁人退焉林丘澤流鄉鄰既周我急



亦拯我厄克任克恤自孝友出奄其亡矣哀哉人斯載
寒載飢疇拊疇綏采彼輿言刻此貞石尚俾樵牧善視
松柏

蘇平仲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王　翰

蘇平仲文集卷十三

明 蘇伯衡 撰

誌表述

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温用名士以收人心凡士居其地者不為所用則為所禍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之亦不得而禍之四方之士聞而莫不高其風國初胡仲淵以王府參軍鎮括將進公于朝而先之以書幣公返其

書略謂使者曰使孔瞞一出足於天下重雖強顔從叅軍後亦不辭不然何益况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頃刻去左右叅軍奈何欲使之胥為不忠孝人耶仲淵愧其言而止洪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將使指求賢浙東得公於温以應詔公終辭不起士益以是髙之公神明之胄起家為名進士仕州縣為良吏師學為儒宗當世尊而仰之不在彼而在此也公自幼篤志於學警悟強記絶人而諸經史百家之書罔不該貫取元統乙亥鄉薦温

之士以春秋貢者自公始方上春官而科舉廢南歸以
衍聖公思晦舉署永嘉書院山長未上而科詔復下至
正元年再薦于鄉登二年進士第推衢州路錄事階將
仕郎九年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以二親年
高絶口不言仕進十九年中書叅政巴延布哈公內臺
治書李公國鳳經畧江南得便宜除拜承制授公温州
路同知平陽州事使得便養公奉檄欣然而起其爲錄
事于衢也下車適大旱以郡守命禱徐偃王祠下未復

命而雨如注莫不驚異民汪明之兄弟爭家財吏展轉求賂數歲不決公問汪曰兄弟親孰與吏汪對曰兄弟同産吏途人爾公曰擗同産以資途人汝何不思之甚耶其兄弟立感悟叩頭曰不敢復煩官府矣廉訪僉事寶寶公行部盜衢委以難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遂以最聞朝廷遣使分道宣撫過衢得公治狀甚禮遇之其為令于慶元也會分憲僉公闕以括賦役不均舉行覈寔各縣皆擇人往董之惟慶元就以屬公乃

令民以田畒多寡自占即不寔罪及隣保立法周而用法嚴民自占無敢不以實賦以田制役以賦定富者幸免貧下重用之患遂除余公自為書遣吏勞以公堂酒學宮在縣西大溪之北公始視事進謁阻水不得前聞舊有詠歸橋直神力院左廢且數十年即經營興復之六月而成其修七百尺廣三十尺覆以屋為間四十有九来往者便之壬辰歲祲縣西鄙小民六十餘人稱貸于富民弗從強委劙而發其廩以去富民愬之訴公以

為強刼公惻然曰彼艱食冀活性命乃爾情亦可矜矣令以其活性命者戕其性命吾不忍為也若何獨忍乎富民愧謝而退閩寇犯縣境公能以義兵擊退之民頼以安急于仕者率縛平民徼賞典公曰軍功與民命孰重輙解其縛而縱之平陽鄉邑也時行樞密院判官周嗣德行州事公不矯以為異不比以為同事無大小一裁以法雖族姻不少假借之君子稱其識大體督平陽三歳丁母恭人憂觧官明年州人以版圖上于職方公

與陳子上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顧父判府公在堂子上入閩公羈孤無儔却掃一室名曰潔庵情有所觸俛仰書空而已後三年而判府公捐舘公年六十三而執喪哀毀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起洪武壬戌七月二十七日也得年七十有九臨終謂諸子曰吾今而後有以下見曽大父於地矣蓋公之曽大父曰景行宋太學内舍生度宗視學循故事官先聖子孫賜同進士出身授慶元府學教授闕

曰吾國亡而吾不能與之俱亡有餘罪矣是行固當既而有旨將授以官公蹙然曰終不克此執瓘將而旅膚敏異日何以見舊君於地下發憤而卒二年三月廿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其子守忠奉柩東歸遂以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祔于上黨郡夫人之墓後十年守忠奉秦府紀善黄伯生所爲狀泣請曰先君之死志不白于當世小子懼焉徜矜而畀之銘則先君雖死不死矣伯衡年十五六侍遊廣東即服膺公之名兹又辱交守忠

誼不得以不文為辭按公諱容德字子成姓包氏處州麗水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開父諱涇本宋孝子陳茂元八世孫來後包氏公貴顯大父累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儀禮院事騎都尉追封上黨郡伯妣郭氏上黨郡君父累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上黨郡侯妣金氏上黨郡夫人公少力學倜儻志不群甫踰冠涉淮沂汲周游陳宋齊魯之墟以至燕京氣岸魁偉議論辯博一時公卿爭願見之隱然名動京師會文宗

晏駕周王當入纉大統親王往迎擇儒士有才畧者為輔行乃以屬公謁見周王于和林語稱旨面授翰林直學士行至上都之魚兒泊而周王遇害命遂寢公還京師從用御史大夫特穆爾布哈薦擢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管勾架閣時使副以下皆坐事空一司以去公行使事有豪民十姓結勢要以重賂權顧出守宰上作威福以毒齊民號十虎前後使者為所賂置不問公發其奸悉捕寘獄十人者百方行賂規貸不

可得竟徙海外民大悅服而郡縣吏皆知守法一道肅然御史署其考曰廉介無私仁明有斷徵入為秘書監典簿奉旨宣諭江浙行省得乘傳齎贈封敕命歸為親壽仍下璽書復其家鄉邦榮之還朝轉著作郎集賢府君訃聞南歸持服毳毛孝子墓左葬其父語所親曰嚮吾出仕苟祿以養親也親今已矣何以仕為哉當築舍墓下隱居終吾身顧妻子留于燕服闋復北上將挈之俱南適中原兵起不果還自是所在雲擾國事日非公居

常鬱鬱不樂挽之仕不起阿裕爾實哩立為皇太子擬左右親軍都指揮司廷議以任事者率世襲少年非佐以老成識大體者不可逈以承直郎都威衛知事强起公不得已拜命衛號繁劇公處之裕如而庭無留事未幾廣平王約約出為遼陽行省丞相素材公奏為其省左右司都事以自佐廣平王行未至遼陽而前中書省左丞相賀公太平代之賀丞相知公猶深以本省理問官奏留進階奉訓大夫本省嘗承詔峙粟數千萬斛涯頭

驛給軍餉設官居守一夕土寇焚抄殆盡事聞繫守者坐以自盜株逮數百人公馳至都堂白丞相曰今名都重鎮宿兵動以萬計寇掠府庫且不能禦而朝廷亦若罔聞知涯頭粟山積而居守官吏不滿數十人尚安能禦寇乎今繩之以法正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小功是察也丞相愧其言立命出繫者數百人賴以全活因留為太醫院判官由判官陞同僉又以朝請大夫僉本院事公在京所主皆朝廷重臣冀寧王特穆爾達實有古賢

相之風所交皆天下士雅敬重公其當國有大事輒咨訪馮公亦為之畫多所建明然未嘗有所請九轉官三在遐方而六居散地人益多其有守為人剛直不阿雖用事者或有過面折之弗顧後其人慚悔至踵門謝改之其為一時嚴憚蓋如此敦本好義出于天性葬父日茸孝子墓割田以奉其祀至正末京畿蝗旱斗粟易白金二兩公月廩入輒分贍故舊家無餘粟人尤以為難善筆札初師智永蔡襄後自成一家為詩清婉而典則

於書無不該貫下至璽卜蒙古書亦洞其徽臺閣名公咸慕而與之交揭文安公傒斯歐陽文公玄張潞公翥最親厚娶張氏封上黨郡夫人子男三人長守文太常禮儀院掾史先卒次守禮次即守忠女三人山陰知縣張宣刑部尚書世列門祝金生其婿也孫男四人闕

孫女二人尚幼於戲公當南士擯斥之日奮取爵位如持左契非有大過人者則何以能爾在廣東以僕僚而克振揚風紀在遼陽以省屬而入與宰相抗論是

非使所居官皆要路其樹立當何如及乎運去時移則守志不降竟死於憂憤而不失為全臣雖平生所藴不獲畫展復何憾哉序而係之以銘百世之下欲知其人尚有考于斯乎銘曰

君子所貴大節為先氣茍不充節何以完烈烈包公惟氣浩然是以夷險直道而前公持憲度擿伏推奸公佐省垣正色危言宰相知公公不扳援瞻仰孝肅又何忝焉高岸為谷滄海為田南冠而縶喟焉慨歎内省或疚

生也何安德義無虧含笑九泉有死而已發憤廢餐是謂成仁先民所難紛紛鄙夫志與時遷得寵遺義曾不靦顔不有公者孰障狂瀾太史勒銘于彼新阡尚其烈思千萬斯年

逸叟處士徐君墓誌銘

温州府儒學教授徐宗起得謝歸自京師謂伯衡曰竊聞古之人不必皆能有以自見而卒有傳于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惟我先處士隱約以終材無所試而志

不獲就無以表見於當時矣子其爲我發明之伯衡辭不斐之辭不足以寄重則自爲狀固以請按狀處士孝友仁慈剛毅直諒父年老疾病謁醫者療之弗愈乃徒跣走新羅山哀禱于山之神求以身代父病尋愈咸以爲孝誠所格後七年父延卒治喪執禮哀毁幾欲無生事嫡母范氏生母朱氏備極愛敬待庶弟有恩意其婦喪爲再聘其屋弊陋爲新作之有無相通白首無間言有異姓之親之孤貧無以爲資致之家而衣食之長大

為娶然後聽其去如此者二人焉家本匱也錢以予困乏之者櫓以資不能喪者汲汲若不及尤刻意教諸子餙禮幣使師事鄉先生鄭如圭史伯璿時時誨之曰業詩書之謂儒治法律之謂吏二者皆足以發身人顧多樂從吏者不以吏之取效捷于儒之致用乎然儒術寬厚而吏治刻深宅心既異則獲報亦殊天道不遠可不慎歟此吾欲若等為儒而無為吏也族姻子弟亦以此訓之識者推為名言嘗語所親曰局促海濵欲聞見廣得

乎吴楚齊魯幽冀之墟多奇偉傑特之觀委身往遊斯
快吾意耳一日攝履出門竟去遂抵燕都鄉人周提舉
應奎素材處士言于中書左丞許公有壬許公見處士
容貌魁岸論議慷慨儒書吏律無不該洽甚器重焉即
命授以官而主銓吏求賂處士曰吾唯不欲以賂得官
以故在此使屑行賂則吾翺翔仕途久矣或勸宜俯就
曰得不得命也因咄咄嗟唶曰輦轂之下而政以賄成
中書欲用人而扼於銓曹藉令得官志可行乎哉遂南

歸故邦曰與親戚舊故縱飲劇談一不問斯世為何
世去家五里地曰柏洋壟山為田疏泉為池結廬種
樹有隱居終焉之志因自號逸叟於戲措行而於彞
倫無虧出言而於風教有關固可尚矣其寧不為官
職而不為吏變所守不愈可尚乎若處士真善自樹
立者矣而況宗起邃於經說操履純固為教授十年
克以師道自任朝廷聞其賢徵入將官之禁近引疾
固辭今雖里居譽名曰起極為學者所嚮觀其子如

此則其義方之教積善之慶又可覩已而言行畧不暴
白亦君子之所不忍見哉伯衡烏得而没諸處士諱
必友字仁卿姓徐氏其先閩人曰寅者實相王審知
晉天福間其子孫避亂來平陽故為平陽人曽祖諱
杲祖諱入父諱繼老生于至元壬辰十一月二十三
日至正甲午年六十三避冦方全卿之仙桂里以疾
卒于夏之四月四日冬十月癸亥塟其鄉之壺嶺娶
陳氏有賢行後四年卒卒後十四日祔國朝洪武乙

卯諸子又卜地鳳林鄉梅源之鐵場遷而葬焉寔十月庚戌也子男三人長曰應時其次曰興祖即宗起曰顯祖皆側室黄氏出女二人一適郭孚一適蔡晟孫男五人欽望升佾琄女五人曽孫男二人敏嶯銘曰

於戲孰有為善而無報者乎奈何世之人闖闖於目前之效也觀逸叟處士無營於世含章弗燿唯以詩書廸厥子而積善以覆燾之即世之後而其子遂膺妙柬典

郡教卓然以學行為時師表不尚有天道哉我銘其藏發其幽潛百爾君子其可不知儆乎

宋君墓誌銘

至正癸未先人從事廣憲子成為徳慶路蒙古字學政先人以子成多材藝朝夕過誦當有資益言於官長使食其禄而留居廣州憲帥二府甚敬禮之是時子成交余父子間莫逆也居三年先人移閫闥子成亦調福緣寨廵檢廼别自是遂不復見因之以世變亦不聞問後

三十九年爲洪武癸亥余来平陽會其子簡廼始知子成爲廵檢後四年年四十五竟卒矣嗚呼以子成之賢縱不貴富猶當壽考而止於此不唯可惜亦可悲而簡涕洟曰吾父不幸吝世材不能究於用而澤不克加于時幸而得銘信後世將無憾于地下矣子知吾父者敢請余聞其言惻然雖文不足其敢辭子成姓宋氏諱允恒子成其字也别號昆巖山人上世由閩長溪之赤岸来居平陽始自五代時夙稱望族世載厚德曾大父士

榮大父宗壽俱隱德不仕好施予以其私財引昆山之泉惠利一邑漁陽鮮于公樞為作德泉銘見州志父熙春元衢州路開化縣儒學教諭母唐氏子成姿稟蘊藉聰敏過人未冠博學強記天文地理蓍卜術數無不該洽游心藝事錢唐白公無咎之教授平陽州學也見子成峣然秀出諸生中選以為婿而宋遺老湛淵先生則其父也得子成所作文辭嘖嘖曰佳婿哉子成婿白氏十五年而妻沒時子成年甫三十有四人多勸其再娶

子成不肯曰凡娶爲嗣續爾吾有三子矣又何以再娶
爲夫不以前子爲子雖閔損王祥之後母猶爾況世之
婦人乎毋寧鰥居爲吾三子地終其身不再娶開化君
欲中分家財與子成伯仲對曰家富出分此秦弊俗也
奈何效之吏盡出其妻之首飾貲裝充公堂之用其爲
學正巡檢計口用俸而歸其餘賑宗族之匱乏者雖在
嶺南得異味輒附海舶奉其父兄福緣隷新州新興縣
所統大率獠人子成視事伊始吏緣舊比請出巡獠洞

唉以有金珠寶貝之獲子成曰不思宣布德意以惠安遐荒而務漁獵之豈朝廷立廵檢意哉獠人聞之喜帖帖按堵秩滿新興闕縣令丞州屬子成權本之以公濟之以勤䟽理滯獄晝夜竭慮不期月獄為空大姓麥氏叔姪爭財子成諭之如蘇瓊諭乙普明兄弟者麥叔姪立感悟去既而各持楮幣來謝子成曰吾無事此也其亟持去豪吏温君玉強占民地顧誣民而欲傅致其罪子成燭其情奪地歸民而坐君玉權縣一年抑強扶善

類如此繼子成廵檢福緣者生事啓釁民用不靖外連獠人屯聚山林帥閫檄縣合各處弓兵捕之子成披檄以為民憤抑竊發吏則使然豈其情哉今捕以弓兵吾恐民之重困寇之愈滋非弓兵歲月可平也于是單騎直抵其地屯聚者望見子成爭自山下羅拜馬首泣曰唯公舍我等去以故至此子成好語之曰吏爾虐吾又罪爾何忍爾釋兵歸來寘爾罪否則薙薊無遺餘迺已衆釋兵盡一日歸復業尤以是見知於部使者欲以補

職官書吏徴至廣州未用丙以前在新興中瘴毒疾暴作卒于崇報佛舍惟以母喪未舉為恨懇懇焉屬簡圖之至正戊子十二月九日也無不痛惜之簡以己丑春扶䕶航海歸平陽即卜地新羅山之陽葬其大母庚子冬十月望始葬子成萬全鄉北山瑞岩之原夫人白氏有賢行生於大徳壬寅二月六日卒于至順丁丑七月十九日男三人長即簡篤學尚誼士林推之次範出後外家仕皇朝同知黄州府事次質早亡女一

人適同邑鍾思中肇慶府四會縣稅課局大使孫男三人曰丕顯曰丕承曰丕基丕承範之子仍歸宗云銘曰

材也既奇學也又㷔厥位雖卑而克有為未寔而萎誰寔使之殃慶逆施自古如斯嗟子成兮又奚悲

許君墓誌銘

處士生長有元之盛時養素許峰之間而名動中朝臺閣鉅賢若侍書虞公伯生中丞王公繼學承制李公溉

之侍講揭公曼碩待制柳公道傳叅政蘇公伯脩御史于公思容無不愛慕其人一池一亭皆為品題虞公之記其雲巢樓也何其推許之至哉以為處士岸然自高不與世接凡琴書之樂歌詠之適鳶飛魚躍之機在斯矣豈專於遊觀而已天下不以其言為過而信其志之高潔則處士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其子份請曰先人葬二十八年矣刻辭顧猶闕焉敢奉前中書兵部員外郎黄震之狀謁之先生嗚呼有虞王揭柳之文辭在焉所

以為處士不朽之托者不既有餘矣乎復何藉不斐之
言哉雖然死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份於其親不
敢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可辭按狀處士諱兆翁字
茲父姓許氏晉旌陽令遜之後也遜與弟護軍長史邁
采藥浙東至平陽華蓋峰結廬煉丹人遂以其姓姓華
蓋曰許峰南唐天祐初十世孫朝奉大夫檢校吏部尚
書文郁自建州來訪遺迹許峰因家焉三傳為袁州刺
史國輔子六人曰明曰暉曰曉曰昉曰時曰昕皆貴顯

其後世世仕宋多由科目出身蔚為望宗處士上距昕十四世矣宋奉議郎淮東路安撫司叅議官岳官曽孫咸淳辛未進士著作郎寔録院檢討兼贊善堂説書一龍之孫元温州路道判㕔之子也母鍾氏少府浩之女孫處士在娠母夢旌陽降于庭授以玉環曰佩之當生異子覺而産處士大徳辛丑九月六日也秀朗異常兒睟而孤稍長能自刻志于學比冠卓卓有所樹立視聲利澹如也據林壑要會為碧山堂而翼以樓虞公為作

記者也貯書數千卷樓中與兄師古探索講說求聖賢之旨歸語人曰生斯世也於道有聞焉志願足矣何以仕為哉因自號書隱思得超邁不群之士從之遊於是更為凉亭燠館碧山堂之側以待四方之賢士談笑傾倒惟恐其去由是聞其風而慕之慕而願見之見其清致而喜聞其貫穿古今究極理趣而服膺之者喙相鼓也以故平陽遯在海濵而處士名動京師初吏部嘗建寺曰廣化以祠其先歲久棟宇將壓處士惻然曰先祠

所在而傾摧乃爾焉用子孫為癸巳槀新之兄師古為
疊山書院山長信之弋陽會江東被兵處士日夜憂思
至廢眠食比兄歸喜極繼以泣曰不自意復得集處也
其篤于孝友如此鄉隣死喪不能具衣衾棺槥者即周
之多至百餘家洋望道出其里嶺峻而途險處士築室
要害處蓄菲屨火炬以資行旅而食浮屠氏之往來者
以為德其好施予又如此至正甲午家燬于寇僑仁榮
里丙申三月九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四越五日歛色

容如生後旬日人見之山中寄語家人曰我今從先長史遊叱人間世差樂若等無用哀慼也聞者驚以為尸解娶潘氏先十年卒以丁酉十一月八日合葬鳳凰池從先塋之兆子男一份也敦武校尉台州仙居縣丞女一漳州海滄廵檢鄭公訓其婿孫男六昶旭昂昊昱曅女一於戲與處士同郡而並時以生者雖僥倖利達而君子不欲道之身死肉未寒聲名泯泯矣處士放意肆志不人知不為世用而其氏名與前諸賢高文大冊並

傳果孰得失哉而況既死其神明又能竦動人是豈惟有不亡者存真可謂不隨死而亡者矣播以銘曰

旌陽長史自何齡采藥華蓋存黄庭華蓋更以厥姓名至今井竈留巖扃巖下櫛比髙閈閎伊誰云居乃雲仍衣冠奕業如引繩起家率由科第興持槖把節典列城何以知之譜足徵有卓處士獨遺榮德盤髙尚屣幽貞如彼石奮以躬行奉先克孝友于兄哀此隣里鰥與惸濟其不給以我贏樂民有生逢太平況復山水美且

清選奇擇勝開池亭圖史琴奕左右呈時彦並遊鏘瑀
珩聲名流聞達上京玉堂諸老亦心傾揮毫摛藻爭品
評寓縣倏忽烟塵驚厭世翩然遂上征少微一夕無光
晶蓋棺欲亟堯階蓂有客林間覿儀刑握手款語如平
生生有異夢死而靈丈夫似此真豪英澌盡寧與草木
并食氣之母鞭風霆千年一歸視孫曾我言非誕勒此
銘

魯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魯山處士生于元之延祐甲寅七月二十二日卒之歲至正癸夘正月十五日也既卒之又明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將軍括山之原姓王氏諱文琰字子仁號魯山人因稱之曰魯山處士葢温之平陽人也上世自閩來遷十四傳而至處士曽祖公甲宋咸淳鄉貢進士祖脩以文行稱于元當路薦諸朝辭疾不行父紹祖倜儻好誼涉獵經史于地理醫卜之學尤精母項氏仕宋欽州靈山主簿宋英之孫女也處士雖生富家自幼攘去膏

梁折節讀書為學在鄉校能盡記諸生所疑問其師王
靜一曰以子之資禀而充之問學他日成就詎易量哉
吾不足為子師也時鄱陽易復孫為州學教授其父乃
遣從授春秋寒暑不輟遂通一經清苦之操寒畯有所
不及極為士林推許既而出遊西浙將遂如齊魯燕趙
幽冀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自廣會中原用兵而其鄉
亦有警曰吾久客他鄉父母寧不倚閭而望且緩急孰
扶持吾父母乎乃歸朝夕親側色所欲即趍為之愉愉

如也親有疾躬自煉藥垢面蓬首夜不就枕及親沒哀毁頓絶者數矣杖而後能興始周君嗣德以元帥行州守事後孔君暘爲同知二君皆處士鄉里而處士又孔君内弟二君方用事處士非公事未嘗有所私謁雖孔君亦髙其行季弟峙以忤周元帥繫獄將殺之衆哀其無辜請釋之不許請使輸軍儲自贖則許峙罄其帑以輸數猶不登處士往代之輸乃得貰人義之則曰朋友且猶通財况兄弟乎居鄉閭聞人患難必厚周之章識

以歲祲持田求售至熟又求歸田處士一不與較謝清者從處士貸錢五百緡入閩行賈而又稱貸于巨室久之垂槖而歸舉其田宅以庚巨室巨室猶展轉取息不已處士曰仁者不為也呼致清以券予之清至感泣曰吾自度無以償處士計無所出將自經今日處士生我矣其輕財尚誼類如此處士為學貴躬行不屑屑于文詞間有所作識者以為有古風構樓龜嶼旁取群經與濂洛遺書日夜鑽研有所得則著書以自見使遂其志

豈不偉哉惜乎年五十而遽卒也娶潘氏繼陳氏子男二人曰觀生曰士宗孫男五人敞斆敘敕敔女一未行嗚呼世之士不知學者不論知學矣徒馳騁空言粤考其行則背馳者可勝歎哉若處士庶其善學者或惜其獨善不措諸用然振衰善俗所激厲多矣比于得志一時而無益斯世者其得失何如也故余于處士之事喜為之誌使後來知其人焉銘曰

富吾不溺勢吾不趍學之勉勉居之舒舒躬行孝友仁

于鄉閭初豈要譽令聞譪如斯其爲君子之儒

韓君墓誌銘

韓氏上世河南人初遷光之固始再遷閩之長溪五代之際名碩者又自長溪遷温之平陽其占籍于平陽也始家金舟里今家松山則由來慶元進士漪與其從子淳祐進士續翁至君六世矣君諱汝楫字濟川曰蕃曾大父也曰浩大父也曰珪父也三世皆不仕而以行誼聞大父號玉溪處士尤負材望元至元二十七年括大

盜詹老鷂與溫盜林雄等合勢張甚江浙行省叅政髙
公興統軍討之聞處士名延致軍中與之坐問計對曰
盜雖衆大率詿誤者與烏合者爾明公能開自新之路
以離其黨則賊不足平矣從之下令曰吾誅止賊首去
兵即良民無不爾宥于中能擒送首惡者賞與凡人等
由是賊黨爭去逆效順全活數萬人兵不勞而首惡就
誅髙公賞之官辭老不拜父年四十七卒時君甫七嵗
大父甚愛之出入必命從而後容止應對若巨人見者

咸曰是家當有興者吾知在此子矣大父沒鞠于大母
國母楊二母所以敎告之者不遺餘力而君亦自知刻
勵稍長即奮拔不羣事二母極于孝處兄弟篤于愛二
母相繼卒治喪營葬情文備至人謂其能子君魁梧而
髯意氣豁如也明于當世之務親戚有事就之謀悉中
機會勇于為義見利則退辟若將浼之好賙人之乏絕
拯人于患難病者予藥死者予櫘宗族弗克婚嫁者予
錢帛家之有無一不問松山閩浙所途賢大夫士過其

門無不顧見之挹其風無不懽然敬之環其鄉有爭輙求直于君君曰我非有司則皆曰非無有司可以取信者惟公謝遣不去曲直之以片言其見短于君者抑首趍出自以為受責有司不耻而耻為韓公短也寠人子無聊賴往往自戕要取財物衆畏之莫敢適君正色責之曰若軀長六尺不自力于衣食而輕生以餬口尚誰復置若人數中也其人感悟卒以改行鄉隣有以阻飢而與旁縣民私鬻鹽者類輩數十百人君呼致好語之

曰爾欲得食以全活命以活妻子何不我告而計顧出此也此豈其道哉即發廪勸分以賑之未幾旁縣民抵罪而鄉隣獨免禍咸感泣伏地謝且歸所貸君卒不肯取娶陳氏生子懋五年而卒君繼申生薛包後母事遂不復再娶躬撫視懋長大遣師事鄉先生既授之室營别館于貞沙以家事屬懋而出居之惟時節薦享乃來歸曰我蚤失父不獲致養又安敢享子婦之養也俄閩寇犯其鄉避之夏校里竟以疾卒于所寓至正乙未正

月乙酉也春秋五十有四𢡟以是歲九月戊子反柩葬神山月嶼之原而舉陳氏祔焉子男一人𢡟也以賢良擢將仕郎平陽府温州判官轉承事郎知大同府大同縣事女一人適鄭彬孫男四人燾熹杰默𢡟歸自大同以同門友徐宗起之狀求銘于伯衡惟韓氏之積累其來久矣詩所謂載篤其慶則于君焉見之而君器識尤不在前人下令出而爲世用其所以惠利風動乎人者當不止于一鄉惟外聲利而甘隐約故其所可稱道者

僅如此然有懋以爲子際今聖時出寄百里而諸孫楚楚稱其家皃將必能自奮以亢其宗種之矣焉有不獲者奚必自其身哉銘曰

猗韓氏世有人敦行誼孚鄉隣君承之善日新恵惸獨馴克嚚行吾志不求聞天之道屈必伸君有子又得孫將自今大其門發潛徳刻貞珉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在昔元至正己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潁繼變不五六

年淮東西江左右湖南北囙不煽亂如海中漚前者未滅而後者復起土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夙夜惕厲憂勤殫竭心膂撥亂而反之正若捄焚拯溺之不暇乃誕相與盤樂逕荒視晏安之日猶有甚者畧不以攘除事置思慮盖懷奸怙寵専權稔惡蠱惑帝至于此則圖嚕特穆爾也公于時官文學憤激于衷憂形于色率御史善材抗疏彈擊不少顧忌萬一帝心感悟焉使帝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為圖弭菑變猶

可以登中興之功掠須臾之運奈何奸臣甫竄而遽用顧譴公非宜言而欲殺之由是衆正解體盜賊横行兵交闕下擁衆觀望者相隨屬寓縣割裂生民塗炭大明問罪之師至通州帝遂棄宗廟遁而社稷墟矣是雖運祚之有所終歷數之有所歸抑豈不以疏法家拂士忽忠言至計也哉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邪為賢而以忠讜為狂者也亦未有枋用非人以言為諱而國能存者也故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攻丁大全而編

管建昌軍公以劾　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屋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阨會何其絶相似也豈非不幸與然身蹟而名隨之初非不幸也而況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𣪍之肘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闗同諒也一門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呼公姓陳氏諱達字元達溫之永嘉人家婺之蘭溪自司馬

始高祖彦宋累贈少傅元贈中奉大夫秘書卿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謚安忠曾祖永春宋累贈少師元贈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謚恭禧祖自中即司馬元贈銀青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温國公謚康順考諱淬元銀青光禄大夫大司徒宣政院使兼延慶院使領吐蕃宣慰使高祖妣王氏曾祖妣楊氏並封永嘉郡夫人祖妣楊氏封温國太夫人妣江氏封温國夫人而公沈氏出也三歲而孤伯母陳留郡夫人

江氏鞠育之長大年十五儌入宿衛二十學書于平章康里公巙巙待制杜公本學詩于張貞居天雨馬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牓上進獨用公所進者至正壬辰擢端本堂司經尋轉正字又遷文學立朝慕汲黯之為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劾圖嚕特穆爾寔丁酉冬賴太子苦諫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遵海南歸永嘉即墓下以居從進士陳高授尚書周易

語及時事輙流涕于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
大都留守阿瑪噶問公安在對曰病卧故里即日以徵
事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
亞中大夫兼太子賛善最後召以翰林侍講學士資德
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後兩召皆有御衣
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使
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已今
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

地猶不能存宋于埀亡況吾之材職以論思獨能存元于埀亡乎王師克温公自沉淵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猶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且三年矣聞有薦之于朝者遂却藥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棠鄉門村原以壬戌十月二十日娶江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五曰智曰聰曰常曰定曰醜女三一適永嘉鮑行一適黄巖鮑丑一許

嫁蘭溪楊球孫男二震彰今翰林吴君沉嘗銘公墓矣而聰謂伯衡不可無一言白公之志伯衡惟君子所貴大節為先公所樹立豈不偉哉乃若既貴且富而孜孜問學施德于人而不自以為恩人或負之而亦不以為恨他人未易能也在公何難焉出入兩宫待遇之隆賜予之渥他人不可致也何足為公榮雖其字畫一代不數人亦公餘事耳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關于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殺盖以公言不用于當時為可惜公行無愧于先

祖為可貴庶有國者以懲而事君者以勸云係以辭曰

火之初熱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沃可以滅及其燎原烟焰漲天雖竭江河烏能救旃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名公還有策莫施還也何裨不榮以祿乃分之宜國破城亡誓欲捐軀不獲直遂天歟人歟死雖不果義則無愧世其家者庶其在是

謝氏西山阡表

謝氏之居平陽由泰來上遡始祖勝十二世矣葬西山

者四世同域而異竁今居昭穆之首曰孝祖君曰王氏是為泰來高祖父母居昭之次曰仁壽君居穆之次曰朱氏其曾祖父母也次于昭之右曰懷孟府君宜翁次于昭之左曰徐氏其祖父母也祔徐氏之左其父天祐君也朱氏上四喪同以元泰定乙丑十一月甲子葬後八年至順辛未四月庚申則天祐君葬之歲月後三年癸酉二月壬寅則徐氏葬之歲月懷孟君葬之歲為至正壬辰月為庚戌日為丙申初勝當五代之際避亂自

閩長溪來平陽因占籍焉四傳而曰濟曰溥曰澄曰浩兄弟競爽支而為四溥生定定生淳熙進士吉州教授岳岳生淴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曾于孝祖為考于仁壽為祖于懷孟府君為曾祖懷孟府君字惟義宜翁其諱也生以宋之寳祐丁巳二月十五日自㓜負志長以儒稱待補國學生元兵取江南以歸附功授懷孟萬戶府知事到官未幾自免歸養年餘五十在二親側依依猶孺子食飲必適二親常愉愉皆年九十終鄉人以能孝

推之為人倜儻好施仁于宗族以信義服鄉閭或有爭
輙詣府君府君曰此是彼非略不偏黨得一言咸唯唯
而退子三人長天佑次天澤天祥天佑賢而克家府君
買地西山自池塘原遷大父母之柩舉父母之喪合葬
更為壽藏其旁以至男有室女有家無不如志皆天佑
任其責家業落而復振寔有賴焉府君喜曰我有子矣
我其優游以卒餘年乎而天佑至順辛未三月十二日
竟卒年僅四十府君拊膺慟曰天乎胡奪之亟也哀動

行路人時子泰初十二歲泰来九歲府君字之教之憫憫焉歲時節祭享滌濯薦拜與夫族姻故舊鄰里慶吊必與俱以濡染其耳目既就外傅而泰初怠荒府君進而訓之曰爾雖幼謝氏嫡哉門祚之興替係焉爾之材不材不以學不學歟令爾不學則何以材先緒幾何不自爾世墜耶言未已涕泗俱下至挾與同寢處鷄初鳴輒速之覺中訓以前訓泰初乃大悟垂泣語弟若妹曰我等尚得為人乎不幸早失父賴有大父在今不用其

訓傷其心至使其寢不安豈有人而若是乎更相率力
學後泰初掾浙東宣慰使司江浙行樞密院泰來起直
學積官為温州路總管府知事階將仕郎入皇朝者授
平陽奕元帥府照磨府君不及見之也府君卒以至正
癸巳八月十有一日後四十一年為今洪武十六年泰
初死亦且二十四年泰來定始買石以狀來請曰惟我
謝氏有墓于西山皆出先祖經營先父之沒也寡妻幼
子煢煢孤立不至覆厥宗以克底今日無非先祖覆燾

之力積累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則是先祖有善而泰來不知非惟無以昭示子孫抑不孝之罪將何以自逭幸賜一言而刻焉余嘉府君之為有合于古者邦墓族葬之義又多泰來之孝故摭狀之大節以為謝氏西山阡表

吳府君墓表

平陽之士曰吳璟景玉狀其先祖問樵府君卒葬歲月子女孫息之數命其子禮奉以請于伯衡曰吾早歲而

亡吾先人非惟先祖之行吾不及聞其詳而葬亦且緩焉若又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人之孫者將何以自立于世今諜所以表夫墓惟先生矜而畀之伯衡辱交禮父子間文雖不足其何敢辭按狀府君諱應時字朝俊間樵其號也姓吴氏生于宋淳祐戊申十月七日爲人簡重寡言笑而嗜讀書經史百氏之説靡不淹貫兼通道釋之典待宗族篤于仁處鄉閭篤于信誼元之延祐丁巳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維吴氏

其先閩之長溪人後唐時遠祖又新擢進士第來令平陽遂家焉五傳為仁矩凶年嘗設粥活飢民數萬吳越忠懿王聞而嘉之授陪戎副尉同產弟仁壽各二子曰元亮曰元震曰顥曰徹析居以所居自別元亮居潭頭為潭頭房元震居庄房為吳庄房顥居吳樓為吳樓房徹居仙口為仙口房四房子孫咸盛在宋世起家科第仕者相望而元亮四世孫曰廸功郎傳娶徐氏子朝請大夫秘書省校書郎子才娶馮氏封永嘉郡君子奉議

郎某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思齊娶陳氏封慶息郡孺人無子府君寔郡馬王公某之子生母趙氏奉議命爲子俞侍郎之孫介之以府君爲賢延居甥館又徙家嶺門爲嶺門吴氏之祖俞夫人生于宋景定甲子十二月十日辛于元至正戊子三月三十日至正庚寅十一月二日始合葬于嶺門山之原子五人長潛孝友而慈祥果毅而直諒氣岸魁梧論議磊落豁然偉人也年四十一亡次曽永嘉場鹽司令次浩次源爲浮屠次滮出繼曽

氏女二人一適鄭良濟一適陳彦明潛二子璟其長也
平陽州前税務提領珍爲浩後曾四子城積官承務郎
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其椽行宣政也偕同僉迭里迷失
招諭陳友諒覊留番易持節不屈名動公卿珣天富南
監場鹽司令入皇朝由黄梅縣丞轉承事郎穀城知縣
瑜早亡琪天富南監鹽司管勾一女婿俞端至正丁酉
甲科進士同知龍慶州事璟之子曰禮曰愷珍之子曰
復城之子曰季曰寅奉珣祀曰孝琪之子曰南曰還禮

善文詞工筆札永嘉縣儒學教諭五丈夫子詵誧諶端
諆嗟夫富與貴易致也後嗣克肖世濟厥美不易致也
吳氏自縣令至于今十有九傳將五百年矣而賢子哲
孫後先相續豈非難哉府君復出而振之雖不世其禄
位而孫曽茂衍使家聲不墜則所以前承而後引者固
自有餘裕矣雖然枝之繁本之盛也流之長源之深也
若夫愈久愈茂愈傳愈遠則又在乎培之浚之也揭諸
墓前吳氏之後嗣其可不知所自而思所勉是為表

故元承德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周公墓

表

公姓周氏諱誠德字守仁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封汝南郡康惠侯應奎之第七子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嗣德之異母弟也生母王氏以公貴封汝南郡君方至正末嗣德分鎮平陽總制瑞安幙府之中非無材智與之共事又有僚佐布列左右求其臨機

決謀之際以其可否為違從行師制敵之間以其前却為安危求之他人固不能矣是以數十年間軍旅之事公獨身任焉公之為人也明敏而果毅沈雄而莊重大敵臨之而不慴小寇嘗之而亦慎失利而氣不變得勝而色不喜其紀律嚴其號令明其賞罰必其威恵洽其于士卒戰陳則先之次舍則後之甘苦則同之綽乎有古名將之風寇之所在窮誅力討而險阻艱難未嘗憚也故二州四境之外以至閩括之區無不至焉縣計其

大小戰無慮數百剗徑口小龍南山掇四隅三魁馬嶼蕩三港四溪夷百丈苫岡諸砦縛金安三吴邦火礫李師金翁瑞降張仲卿吴叔寧殲金龍十禽程景安斬葛兆俘吴悌五諸酋而分北其徒黨復松山崇政洋望方山三尖五廵檢司内奠二州而外帖閩定括遂披棘剃拾瓦礫樹城塹濠招集流散存恤困窮遠近之民皆安于田里而無殺掠轉徙之苦又嵗漕粮儲上供京師皆公之力也以功授温州路録事尋轉忠顯校尉同知平

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又擢昭信校尉温州路總管府判官依舊兼行軍鎮撫嗣德拜同僉江浙行樞密院事而公拜承直郎浙東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及嗣德恭政命下而公遂以承德郎為行樞密判官公尤為方明善所憚方之據温也屢以舟師来侵公敗之香山又敗之徐洋癸卯春台慶温之兵悉發以擣平陽瑞安自以為談笑取之而又再敗其秋乃賂遺公麾下林淳林子中使狙伺于内林淳以九月十八日執嗣德以送方越

十二日林子中亦執公送之明善讓公不下已公大罵曰賊奴賊奴爾諸父行刼海上朝廷貸爾死又畀爾節鉞恩莫大焉爾等不思報効而分據郡縣真大憝也我奈何下爾且張士誠在吴爾不知為國家勦除之顧日夜加兵于我我受天子命守二州之地奈何而下爾也明善忌諱趣左右剺公皮公曰雖虀粉我猶愈從爾茍活况剺皮乎竟以十月一日遇害得年四十有二至死罵不絶既死屹立自如雖明善亦嘖嘖曰豪傑豪傑夫

人同邑陳氏諱貞一封汝南郡君父衢州路龍游縣學教諭大和母蔡氏嗣德被執以去夫人曰事急矣今日死生猶在我稍緩不惟欲生不獲雖欲死不獲矣我命婦可辱身以羞夫主乎以嗣德被執又明日自經死得年四十有五公收之未及葬而見執矣無子一女曰禮嗣德歸自南京以其幼子泰為之後而延邵奎為贅婿泰夭死禮夫婦𪫺任養祖母祖母年八十洪武乙卯十一月四日終遂以己未十二月十日葬睦原之東谿而

具公衣冠與夫人骨殖祔焉以爲邑人雖祠公證真寺而墓上宜有刻求揭文伯衡竊惟公奮鄉閭以民兵靖一方及臨患難則殺身殉義其功烈亦既足以暴白于天下夫人從容就死以全其節其貞何以加諸而禮以一女子能盡生事死葬之禮其孝又何如哉爲臣若公爲婦若夫人爲子若禮此皆無愧于人紀而有補于風教者也雖欲不書得乎故摭狀爲表使刻以揭于墓以彰周氏之盛以爲斯世之勸

譚府君行述

公諱安榮字榮甫姓譚氏其先豫章人後徙居潭之湘潭縣遂為縣人譚本齊之附庸其分土在今濟南歴城間春秋魯莊公十年齊桓公滅譚譚子奔莒子孫以國為氏其後散處四方代有聞者見于歴代史湘潭之譚氏則顯自宋禮部公諱世績事祐陵官至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宋史有傳是為公之高祖曽祖諱某祖諱某湘潭縣丞考諱義先隠居不仕尚浮屠法放情山水

之間自號湘溪居士妣黄氏公生而頴悟毋夫人授以
孝經隨口成誦既長嗜學博通經史百氏之說至于釋
道之典無不覽覯與從兄安期安邦同居合爨友悌篤
至二兄亡無子命次子應璋為安期後内外數百指齊
以禮法而身率之閨門雍肅未嘗有遺言勤于治生家
業甚裕輕財而好施歲飢傾廪以賑餧者為粥以食不
能自食者遇貧乏者予之錢不能喪者給之槥距居之
東十五里有渡曰牛欄下攝市在焉其川湍悍涉者以

病率好義之家伐石以為梁直渡之西自竹簣橋以至
闕子衢驛道出焉其塗沮洳行者以為病甃之以甓寺
曰護法觀曰梅仙棟宇摧圮像設故獎繕脩莊嚴使之
煥然一新又割田三十畝入觀音寺以飯其衆觀音之
僧曰紹富護法之僧曰道惠曰紹祖得遂薙髮皆公為
之檀越為人素慎重門有吏卒避去不與言歉歲無賴
子相與謀強納券而發其廩公聞之欲因乞之諸子以
不足為患適長效尤者為言乃止嘗有質田而自剄冀

歸其田者公亦哀其情而欲以田歸之由是人推為長者時海宇承平士大夫以仕相高或挽公出仕公曰吾焉用仕為幸有先人之敝廬可以避燥濕薄田可以供祭祀具饘粥教子讀書優游卒歲良亦足矣焉用仕為哉晚年得末疾伏枕日久卒之前一日忽曰自吾感疾明日且期矣殆不起乎而是夕居護法寺傍梅辛者夢寺之菩薩天王迎公入寺幡幢鐘磬鐃鈸燈燭香花梵唄甚盛詰旦果卒辛詣門將白以夢則已屬纊矣聞者

以為異寔元之重紀至元庚辰正月廿八日也公生于宋咸淳丁卯十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四後六年己酉十有一月庚申葬于縣之石塘山之原從先兆也夫人賀氏諱妙興同縣人父諱其母劉氏婦德母儀著稱姻黨躬儉約善書筭持經茹素以此終身公之起家夫人寔佽助之其生以咸淳丁卯七月十九日其卒以至正庚寅二月十日得年八十有四丙以卒之冬十二月某日祔于縣丞墓左子二人應辰應璋女二人適王必大賀

世孫孫男六人明孫福孫玄孫壽孫貴孫榮孫貴孫即今金華管軍鎮撫濟也曾孫男二人榮棐曾孫女二人伯衡歸自翰林辱濟枉顧而語之曰濟年十有四而先祖即世踰年而先父繼沒後十二年湖湘大擾疾疫並興而吾母吾叔父吾二兄以及羣從俱亡不肖若濟僅存喘息又越在戎行違去墳墓轉徙數千里之外二十有一年矣尚頼先祖遺祉竊叨禄秩以不墜宗祀然先祖之嘉言懿行日就泯沒大懼異日無以見先祖于地

下敢以狀爲請伯衡謹序次其寔可以昭示後人者如

右

北麓處士李公墓誌

臨川有厚德之士曰北麓處士李公生故宋咸淳丙寅七月二日卒于故元至正辛卯正月五日而以壬子闕月闕日祔于大龍坑之原則皇明洪武五年也後十有四年其子鎬被選爲考試官而伯衡亦自金華山中召至同事禮闈鎬乃奉其友翰林修撰金珉所述狀求

為銘伯衡文雖不足詛則不敢辭退而按狀為記之曰
公臨川崇仁人姓李氏諱士華字廷寔北麓其别號也
宋太學上舍生資善堂直講昴高祖也宋鄉貢進士緎
曽祖也适祖也元德父也盧氏母也賦才瓌瑋音吐如
鐘好學強記數百言過目輙弗忘雖蚤失怙恃二兄繼
亡獨支門戶弗克終學然經史大義無不通長于詞翰
談論辯博此公之學也德祐失國江南新附衆皆遑遑
然公獨幅巾深衣翺翔邑里間意氣自如出其餘智治

生坐使背雄于鄉此公之能也事繼母吴氏下氣婉容得其懽心以不及終養語及二親輙泣下被面昕夕必展謁祠堂歲時節享祀必腆必潔初度哀慕如初喪終其身此公之孝也宗族貧者子本子之孤者鞠之死無以棺歛者收之有所貸不能庚而再貸者度其終不能償出券焚之或以田園来償曰逋可緩先業不可隳也弗取歲祲平賈出粟粟價由是弗騰湧人賴以濟不能食者作糜道上食之活者甚衆㑹有盜廪粟者見之矜

其宴更益以他粟遣之里有力役挺身任之不以煩細民此公之仁也訓諸子以經術躬督視之不至夜分不得息諸子蚤暮不敢去冠帶不敢私宴飲不敢傚流俗侈靡此公之教也朝廷下鬻爵之令巨室爭取以自榮公恬不介意或持空名告身求售公笑曰我且不欲以文學干進取涉銅臭之譏而謂吾欲乎此公之義也擇爽塏地作賓館環樹松竹蕉蘭賢大夫士過門倒屣以迎論文析理之隙樂飲終日惟恐其去之亟此公之好

士也里人爭鬭方斷斷然譁折以片言曰此是彼非即免冠頓首釋去此公信誼之孚于人也晚好神仙一日樓居有神降焉相與倡和許公壽如盧真盧真年八十五隱句曲山遇浮丘公上升去後公果享年八十六此公至誠之格于神也凡三娶郝氏無所出而曾氏陳氏繼也子四人伯彬仲鎬而鏞著其叔季也鎬字叔荆篤學能文應詔至京擢國子學正轉翰林編修頌中都國子監事方嚮用此公之澤也女三人丁師周廖晉載尚

德其壻也雍稚維其孫男也其曾孫則男二而女一也

銘曰

李在臨川派出隴西代綿譜軼系序莫稽繄公之生門祚中微國步又棘亦孔之𡚁而周于智而優于材雖云零丁有猷有為迄亢厥宗家用以肥不驕不吝既惠且慈維族維鄉孰寒孰飢孰空孰乏載餽載遺衆方為富利歲之飢飢輙閉糴以要厚貲獨取我陳稱物平施粟弗翔貴澤及匹贏閈家以則左矩右規于世無求絃琴

誦詩於赫今譽遐企邇推享有多壽踰期望順人豈不貴握符秉麾多行不義瑜不掩疵曾不如公皂帽白衣無愧無怍式全其歸況也有子際遇聖時其鳴以文一代宗師何善不報天豈遠而發其幽潛勒此刻辭

李維壙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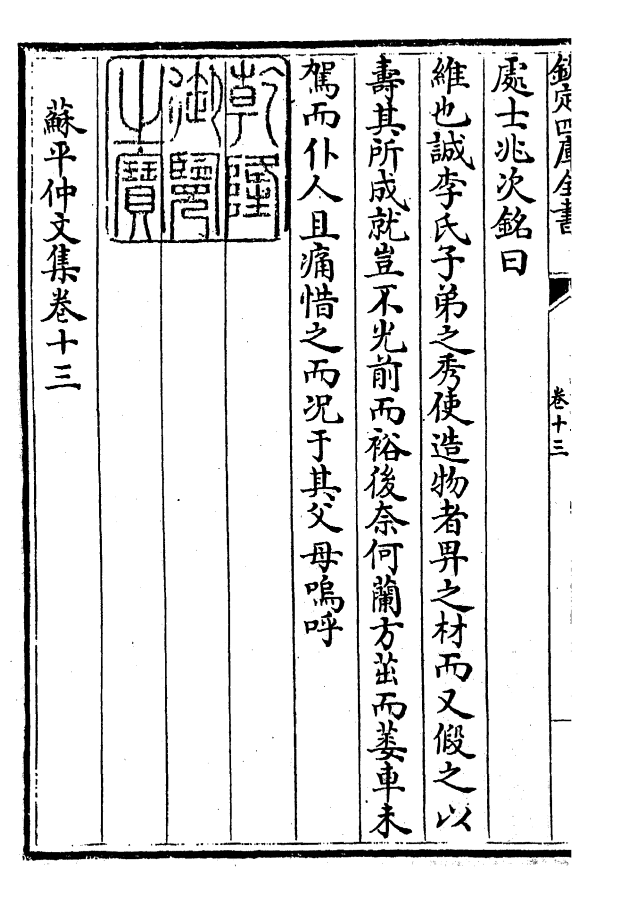
臨川李鎬叔荆甫為學正國子監之六年其第三子維歿年才十有三後七年叔荆以翰林編脩領中都國子監事入考會試與伯衡同事禮闈歎曰吾兒維之歿久

矣余未甞一日而不念之君幸而賜之銘以慰維之不幸以舒乎余之哀也伯衡曰銘王逢原者臨川也銘邢敦夫者豫章也逢原敦夫豐于材而嗇于年惟得言立如二公者以為托故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延叔荆哀其子圖其不朽而屬伯衡銘焉顧伯衡豈其人乎哉後二年伯衡考試陝西還次中都復會叔荆而叔荆以王紹所為狀申請益力嗟夫天下之寶天下之所共寶也予弟有若維之聰俊頴拔夫豈多見乎材成而寔就出為

邦家之光吾黨誰不屬望哉而不幸天閼伯衡固傷悼之不能已又安得以源薄而拒叔荆之請乎維小字寔定生以丙子三月十六日風骨峻整肌膚若玉雪目光睒睒射人見者以爲竒器數歲坐之膝上口授古詩歌數過輙不忘其母游氏携至南京八歲耳拜跪唯諾應對周還進退嶷如成人間從長者出遊見古蹟勝槩必請問所自而謹識之已而就傅國子監受小學四書六經正文日千餘言即能了其習作字不待提教而得筆

法朝夕諸生從博士助教問難維輙趍而拱聽焉于其旨歸豁然也博士助教若趙俶錢宰劉紹先諸公甚愛之試以詩課隨口響應若不經意而出人意表莫不嘖嘖歎賞以為叔荊有子同舍生壯者冠者咸與抗禮初不敢以童稚視之貴游子姓邀與共飯輙固辭或問其故對曰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暇日寫山水樹木人物禽羽之類種種有思致嘗刻木為戲具狀究如琵琶扣之琅然有聲其智巧多此類平居事父母及其兄欵曲

而恭敬撫二妹尤篤于愛居國學四年是為洪武戊午其春欲與其兄歸其鄉省其祖母叔荆以道遠弗許維滌泗終日冬十月四日得疾痊而復作易數醫愈劇維見叔荆夜坐其旁偲以危憂之强自支曰兒無苦願大人就寢席毋兒憂也疾且革其母哭之慟復張目曰夭壽命也兒死焉足惜願母氏割愛竟以十一月十日卒與叔荆遊及識維者皆來弔祭哭盡哀是月二十七日返其柩崇仁而以闕月闕日祔葬大壟坑先祖北麓



處士兆次銘曰

維也誠李氏子弟之秀使造物者畀之材而又假之以壽其所成就豈不光前而裕後奈何蘭方茁而萎車未駕而仆人且痛惜之而况于其父母嗚呼

蘇平仲文集卷十三